



文藝叢書

蕭紅散文



人民教育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四日初版

蕭紅散文

每册實價十元

外埠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蕭紅

發行人 許立德
重慶臨江門川鹽三里十號

印刷所 女時代印刷所

發行所 女時代書局
重慶 桂林 香港 上海

一天

四公孫

三個無聊人

搬家

黑夜

物冬

索非亞的魔法

訪問

夏夜

魯迅先生記(一)

魯通先生記(二)

一條鐵路底完麻

牙粉醫病法

清羊

林小二

放火者

吳安也

一天

他在祈禱，他好像是向天祈禱。

正是跪在欄杆那兒，冰冷的，石塊砌成的人行道。然而他沒有鞋子，並且他用裸露的膝頭去接觸一些冬天的石塊。我還沒有走近他，我的心已經爲憤恨而燒紅，而快要漲裂了！我咬我的嘴唇，畢竟我是沒有抑起眼睛來走過他。

他是那樣年老而昏聩，眼睛像是已腐爛過。街風是銳利的：他的手已經被吹得和一個死物樣。可是風，仍然是銳利的。我走近他，但不能聽清他祈禱的文句，只是喃喃着。

一個俄國老婦，她說的不是俄語，大概是猶太人，把一張小鈔票放到老人的手裏，同時他仍然喃喃着，好像是向天祈禱。

我帶着我重得和石頭似的心走回屋中，把積下的舊報紙取出來，放到老人的面前。

爲的是他可以賣幾個錢，但是當我已經把報紙放好的時候，我心起了一個劇變，我認爲我是再平庸沒有的人了！彷彿我是作了一件蠢事般地。於是我摸衣袋，我思考家中存錢的盒子，可是連半角錢的票子都不能夠尋思得到。老人是過於笨拙了！怕是他不曉得怎樣去賣舊報紙。

我走向隣居家去，她的小孩子在床上玩着，她常常是沒有心思向我講一些話。我坐下來，把我帶去的小包袱打開，預備裁一件衣服。可是今天雪琦說話了：

「于媽還不來，那麼我的孩子，會使我沒有希望。你看！我是什麼事也沒有作，外國語不能讀，而且我連讀報的趣味都沒有呀！」

「我想你還是另尋一個老媽子好啦！」

「我也這樣想，不過實際是困難的。」

她從生了孩子以來，那是五個月，她沉下苦惱的陷阱去。唇部不似從前有顏色，臉兒皺縮。

爲着我回她家去替她看小孩，她走了，和貓一樣蹣跚手蹣跚的下樓去了。

小孩子自己在床上玩得厭了，幾次想要哭鬧，我忙着裁旗袍，只是用聲音招呼他。看下一時鐘，知道她去了還不到一點鐘，可是看小孩子要多麼耐性呀！我煩亂着，這像是一點鐘。

媽媽回來了，帶進來衣服的冷氣，後面跟進來一個盜人樣的，纏着兩隻小腳，穿着毛邊鞋子，並且在她進房的時候，她還向我行了一個深深的鞠躬禮。我又看見她戴的是毛邊帽子，她坐在床沿。

過了一會她是欣喜的，有點不像盜人：「我是沒有作過老媽子的，我的男人在十八道街開柳條包舖，帶開藥舖……我實在不能再和他生氣，誰都是願意支使人，還有人願意給人家支使嗎？咱們命不好，那就講不了！」

像猜謎似的，使人想不出她是什麼命運。雪琦她歡喜，她想幸福是近着她了，她在感謝我：

「玉瑩，你看今天你若不來，我怎能去找這個老媽子來呀！」

那個半老的婆娘仍然講着：「我的男人他打我罵我，以先對我很好，因為他開柳條

包舖，要招股東。就是那個人二十元錢頂大的股東，他替我造謠，說我的娘家有錢，爲什麼不幫助開柳條包舖呢？在這一年中就連一頓舒服飯也沒吃過，我能不傷心嗎！我十七歲過門，今年我是二十四歲。他從不和我吵鬧過。」

她不是個半老的婆娘，她才二十四歲。說到這樣心傷的地方她沒有哭，她曉得做老媽子的身份。可是又想說下去。雪琦眉毛打鎖，把小孩給她：

「你抱他試試。」

小孩子，不知爲什麼，但是他哭，也許他不願看那種可憐的臉相？

雪琦有些不快樂了，只是一刻的工夫，她覺得幸福是遠着她了！

過了一會她又像個瓷人，最像瓷人的部分，就是她的眼睛，眼珠定住，我們一向她看去，她忙着把眼珠活動一下，然而很慢，並且一會又要定住。

「你不要想，將來你會有好的一日……」

「我是同他打架生氣的，一生氣就和個呆人樣，什麼也不能做。」那瓷人又忙着補上一句：「若不生氣什麼病也沒有呀！好人一樣，好人一樣。」

後來她看我縫衣裳，她來幫助我，我不願她來幫助，但是她要來幫助。

小孩子吃着奶，在媽媽的懷中睡了！孩子怕一切音響，我們的呼吸爲着孩子的睡覺都能聽得清。

雪琦更不歡喜了，大概她在恐怕着，她在計量着，計量她的計劃怎樣失敗。我窺視出來這個瓷器的老媽，怕是一會就要被辭退。

然而她是有希望的，滿着希望，她慫恿的在盆中給小孩在洗尿布。

「我是不知當老媽子的規矩的，太太要指教我。」她說完坐在木橈上，又開始變成不動的瓷人。

我煩擾着，街頭的老人又回到我的心中；雪琦鉛板樣的心沉沉的掛在臉上。

「你把髒水倒進水池子去。」她向擺在木橈間的那瓷人說。

捧着水盆子，那個婦人紫色毛邊鞋子還沒有響出門去，雪琦的眼睛和偷人樣轉過來

了：

「她是不行？那麼快讓她走吧！」

孩子被丟在床上，他哭叫，她到隔壁借三角錢給老媽子的工錢。

那紫色的毛邊鞋慢慢移着，她打了盆淨水放在盆架間，過來招呼孩子，孩子懼怕這盜人，他更哭。我縫着衣服，不知什麼一種不安傳染了我的心。

忽然老媽子停下來，那是雪琦把三角錢的票子示到面前的時候。她拿到三角錢走了。她回到婦女們最傷心的家庭去，仍去尋她惡毒的生活。

毛邊帽子，毛邊鞋子，來了又走了。

雪琦仍然是自己抱着孩子。

「你若不來，我怎能去找她來呢！」她瞞怨我。

我們深深呼吸了一下，好像剛從暗室走出。屋子漸漸沒有陽光了，我回家了，帶着我的包袱，包袱中好像裹着一羣麻煩的想頭——婦女們有可厭的丈夫，可厭的孩子。冬天追趕着老叫化子使他絕望。

在家門口，仍是那條欄杆，仍是那塊石道，老人向天跪着，黃昏了，給他的絕望甚於死。

我經過他，我總不能聽清他所禱的文句，但我知道他在祈禱的，不是我給他的那些報紙！也不是半角錢的票子，是要從死的邊沿上把他拔回來。

然而讓我怎樣做呢？他向天跪着，他向天祈禱。……

一九三三，十一月，八。哈爾濱。

皮 球

看到了鄉巴老坐洋車忽然想起一個童年的故事。

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祖母常常進街。我們並不住在城外，只是離市鎮較偏的地方罷了！有一天，祖母她又要進街，她命令我：

「叫你媽媽把斗風給我拿來！」

那時因為我過於嬌慣，把舌頭故意縮短一些，叫斗蓬作斗風，所以祖母學着我，把風字拖得很長。

她知道我最愛惜皮球，每次進街的時候，她問我：

「你要些什麼呢？」

「我要皮球。」

「你要多大的呢？」

「我要這樣大的。」

我趕快把手臂拱向兩面，好像張着的，鷹的翅膀。大家都笑了！祖父輕動着嘴唇好像要罵我一些什麼話，因我的小小的姿式感動了他。

祖母的斗風消失在高煙囪的背後。

等她回來的時候，什麼皮球也沒帶給我，可是我也不追問一聲：

「我的皮球呢？」

因為每次她也不帶給我；下次祖母再上街的時候，我仍說是要皮球，我是說慣了！我是熟練而慣於作那種姿式。

祖母上街儘是坐馬車回來，今天卻不是，她睡在彷彿是小槽子裏，大概是槽子裝置了兩個大車輪。非常輕快，雁似的從大門口飛來，一直到房門。在前面挽着的那個人，把祖母停下，我站在玻璃窗裏，小小的心靈上，有無限的奇祕衝擊着。我以為祖母不會從那裏頭走出來，我想祖母為什麼要被裝進槽子裏呢？我漸漸驚怕起來，我完全成個呆氣的孩子，把頭蓋頂住玻璃，想盡方法理解我所不能理解的那個從來沒有見過的槽子。

很快我領會了！看見祖母從口袋裏拿錢給那個人，並且祖母非常興奮，她說叫着，斗風幾乎從她的肩上脫溜下去！

「呵！今天我坐的是東洋驢子回來的，那是過於安穩呀！還是頭一次呢？我坐過安穩的車子！」

祖父在街上也看見過人們所呼叫的東洋驢子，媽媽也沒有奇怪。只是我。仍舊頭頂撞在玻璃鏡那兒。我眼看那個驢子從大門口飄飄的不見了！我的心魂被引了去。

等我離開窗子，祖母的斗風已是脫在坑的中央，她嘴裏叨叨的講着她街上所見的新聞，可是我沒有留心聽，就是給我吃什麼糖果之類，我也不會留心吃，只是那樣的車子太吸引我了！太捉住我小小的心靈了！

夜晚在燈光裏，我們的隣居，劉三奶奶搖閃着走來，我知道又是找祖母來談天的。所以我穩當當的佔了一個位置在桌邊。於是我咬起嘴唇來，彷彿大人樣能了解一切話語。祖母又講關於街上所見的新聞，我用心聽，我十分費力！

「……那是可笑，真好笑呢！一切人站下瞧，可是那個鄉下老還不知道笑自己。拉

車的回頭才知道鄉巴老是蹲在車子的前面，放腳的地方，拉車的問：

『你爲什麼蹲在這地方？』

他說怕拉車的過於吃力，蹲着不是比坐着強嗎？比坐在那裏不是輕嗎？所以沒敢坐下。……

隣居的三奶奶，笑得幾個殘齒完全擺在外面。我也笑了！祖母還說，她感到這個鄉巴老難以形容，她的態度，她用所有的一切字眼，都是引人發笑。

「後來那個鄉巴老，你說怎麼樣！他從車上跳下來，拉車的問他爲什麼跳？他說：『若是蹲着嗎！那還行，坐着！我實在沒有那樣的錢。』拉車的說：『坐着我不多要錢』那個鄉巴老倒底不信這話，從車上搬下他的零碎東西，走了。他走了！」

我聽得懂，我覺得費力，我問祖母：

——你說的，那是什麼驢子？——

她不懂我的半句話，拍了我的頭一下，當時我真是不能記住那樣繁複的名詞。

過了幾天祖母又上街，又是坐驢子回來的，我的心裏漸漸羨慕那驢子，也想要坐驢

子。

過了兩年！六歲了！我的聰明，也許是我的年歲吧！支持着使我愈見討厭我那個皮球，那真是太小，而又太舊了，我不能喜歡黑臉皮球，我愛上鄰家孩子手裏那個大的，買皮球，好像我的志願，一天比一天堅決起來。

向祖母說：她答：「過幾天買吧！你先玩這個吧！」

又向祖父請求：他答：「這個還不是很好嗎？不是沒有出氣嗎？」

我得知他們的意思是說舊皮球還沒有破，不能買新的。於是把皮球在腳下用力搗毀，任是怎樣搗毀，皮球仍是很圓，很鼓，後來到祖父面前讓他替我踏破！祖父變了臉色，像是要打我，我跑開了！

從此我每天表示不滿意的樣子。

終於一天清朗的夏日，戴起小草帽來，自己出街去買皮球了！朝向母親曾領我到過的那家鋪子走去，離家不遠的時候，我的意志非常光明，能够分辨方向，我知道自己是向北走，過了一會，不然了！太陽我也找不着了！一些些的招牌，依我看來都是一個

樣，街上的行人好像每個要撞倒我似的就連馬車也好像是旋轉着走。我不曉得自己走了多遠，但我實在疲勞。不能再尋找那家商店；我急切的想回家，可是家也被尋覓不到。我是從那一條路來的？究竟家是在什麼方向？

我忘記一切危險，在街心停住，我沒有哭，把頭向天，願看見太陽。因為平常爸爸不是拿着指南針看看太陽就知道或南或北嗎？我既然看了！只見太陽在街路中央，別的什麼都不知道，我無心留意街道，跌倒了在陰溝板上面。

「小孩！小心點！」

身邊馬車夫驅着車子過去，我想問他我的家在什麼地方，他走過了！我昏沉極了！忙問一個路旁的人。

「你知道我的家嗎？」

他好像知道我是被丟的孩子，或許那時候我的臉上，有什麼急慌的神色，那人跑向路的那邊去。把車子拉過來，我知道他是洋車夫，他和我開玩笑一般。

「走吧！坐車回家吧！」

我坐上了車，他問我，總是玩笑一般地：

「小姑娘！家在那裏呀？」

我說：「我們離南河沿不遠，我也不知道那面是南，反正我們南邊有河。」

走了一會，我的心漸漸平穩，好像被動盪的一盆水，漸漸靜止下來，可是不多一會，我忽然憂愁了！抱怨自己皮球仍是沒有買成！從皮球連想到祖母驅我給買皮球的故
事，很快又聯想到祖母講的關於鄉巴老坐東洋驢子的故事。於是我想試一試，怎樣可以
像個鄉巴老。該怎樣蹲法呢？輕輕的從坐位滑下來，當我還沒有蹲穩當的時節，拉車的
回過頭來：

「你要做什麼呀！」

我說：「我要蹲一蹲試試，你答應我蹲嗎？」

他看我已經倒在車前放腳的那個地方，於是，他向我深深的做了一個鬼臉，嘴裏哼
着：

「倒好哩！你這樣孩子，很會淘氣！」

車子跑得不很快，我忘記街上有沒有人笑我。車跑到紅色的大門樓，我知道到家了！我應該起來呀！應該下車呀！不，目的想給祖母一個意外的發笑，等車拉到院心，我仍蹲在那裏，像耍猴人的猴樣，一動不動。祖母笑着跑出來了！祖父也是笑！我怕他們不曉得我的意義，我用尖音喊：

——看我！鄉巴老蹲東洋驢子！鄉巴老蹲東洋驢子呀！——
只有媽媽大聲罵着我，忽然我怕她要打我，我是偷着上街。

洋車忽然放停，從上面我倒滾下來，不記得被跌傷沒有？祖父猛力打了拉車的，說他欺侮小孩，說他不讓小孩坐車讓蹲在那裏。沒有給他錢，從院子把他拱出去。

所以後來，無論祖父對我怎樣疼愛，心裏總是生着隔膜，我不同意他打洋車夫，我

問：

「你爲什麼打他呢？那是我自己願意蹲着。」

祖父把眼睛斜視一下：「有錢的孩子是不受什麼氣的。」

我的祖父死去多年了！在這樣的年代中我沒發見一個有錢的人蹲在洋車上，他有錢

他不怕車夫吃力，他自己沒拉過車，自己所嚐到的，只是被拉着舒服滋味。假若偶而有
家的小孩要蹲在車箱中玩一玩，那麼孩子的祖父出來，拉洋車的便要被打。

一九三四，三，十六。哈爾濱。

三個無聊人

一個大胖胖，戴着圓眼鏡。另一個很高，頸項很狹。第三個彈着小四絃琴，同時讀着李后主的詞：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讀到一句的末尾，琴絃沒有節調的，重復的響了一下，這樣就算他把詞句配上了音樂。

「噓！」胖子把破角撇了一下，接着唱道：「楊延輝，坐宮院……」他的嗓子像破了似的。

第三個也在作聲

「小品文和漫畫那裏去了？」總是這人比其他兩個好，他願意讀雜誌和其他刊物。「唉！無聊！」每次當他讀完一本的時候，他就用方向棹面擽去。

晚間，挾肩頭人去讀「世界語」了，臨出門時他的眼光很足，向着他的兩個同伴

說：

「你們這是幹什麼！沒有規律，一天哭哭叫叫的。」

「唉！無聊！」當他回來的時候，眼睛也無光了。

照例是這樣，臨出門時是興奮的，回來時他就無聊了，和他的兩個同伴同樣沒有規律。從學「世界語」起；這狹窄頭的人差不多每天念起「愛絲迫亂多」，後來他漸漸罵起「愛絲迫亂多」來，這可不知因為什麼？

他們住得很好，鐵絲顫條床，淡藍色的牆壁塗着金花，兩隻四十燭光燈泡，窗外有法國梧桐，樓下是外國菜館，並且鐵盒子裏不斷的放着餅乾，還有罐頭魚。

「咳！真無聊！」高個狹肩頭的說。

於是胖同伴提議去到法國公園，園中有流汗的園丁；園門口有流汗的洋車夫，巧得很，一個沒有手腳的乞丐，滾叫在去公園的道旁被他們遇見。

「老黑，你還沒起來嗎？真够享福了。」狹肩頭的人從公園回來，要把他的第三個同伴拖下來：「真够受的，你還在夢中……」

「不要鬧，不要鬧，我還睏呢！」

「起來吧！去看看那滾號在公園門前的人你就不睏啦！」

那睡在床上的，沒有相信他的話，並沒起來。

狹肩頭的人，憤憤懣懣地，整整一個早晨，他沒說無聊，這是他看了一個無手無足的乞丐的結果。也許他看到這無手無足的東西就有聊了！

十二點鐘要去午餐，這憤懣的人沒有去。

「太浪費了，吃些麵包不能過嗎？」他去買麵包，自己坐在房中吃。

「買一盒沙門魚來伴着吃吧！」他又出去買沙門魚。

等晚上有朋友來，他就告訴他無錢的朋友：

「你們真是不會儉省，買麵包吃多麼好！」

他的朋友吃了兩天麵包，把胃口吃得很酸。

狹肩頭人，又無聊了，因為他好幾天沒有看到無手無足的人，或是什麼特別慘狀的人。

他常常到街上去走，只要看到賣桃的小孩在街上被巡捕打翻了筐子，但非每年那一個鐘頭。慢慢他這個無聊的病非到街頭去治不可，後來這賣桃小孩一類的事竟治不了他。那麼就必須看報了，報紙上說：烟台煤礦又燒死多少人，或是壓死多少人。

「啊呀！真不得了，這真是慘目。」這樣大事能使他三兩天反復着說，他的無聊像一種病症似的，又被這大事治住個三兩天。他不無聊，很有聊的樣子讀小說，讀雜誌。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老黑無聊的時候就唱這調子，他不願意看什麼慘事，他也不願意聽什麼偉大的話，他每天不用理智，就用感情來生活着，好像個真詩人似的。四絃琴在他的手下，不成曲調的嗒拉拉嗒拉……

「嗒拉，嗒拉，拉嗒嗒……」胖同伴的木鞋在地板上拍，手臂在飛着……

「你們這是在幹麼？」讀雜誌的人說。

「我們這是在無聊？」三個無聊人聽到這話都笑了。

胖同伴，有書也讀書，有理論也講理論，有琴也彈琴，有人彈琴他就唱。但這在他都是無聊的事情，對於他實實在在有趣的，是「先施公司」：

「那些女人真可憐，有的連血色都沒有了，可是還站在那裏拉客……」他常常帶着錢去可憐那些女人。

「最非人生活的就是這些女人，可是沒有人知道更詳細些。」他這態度是個學者的態度。說着他就搭電車，帶着錢，熱誠的去到那些女人身上去研究「社會科學」去了。

剩下的兩個無聊！一個在看報，一個去到公園，拿着琴。去到公園的不知怎樣？最大限度也不過「四十年來家園，三千里地山河……」。

但是在看報的卻發是火來，無論怎樣看，報上也不過載着煤礦啦！或者是什麼大河大川暴漲淹死多少人。電車輾死小孩，受經濟壓迫投黃浦自殺一類的。

無聊，無聊！

人間慢慢治不了他這個病了——
可惜沒有比煤礦更慘的事。

搬家

「六啊，六……」

孩子頂着一塊大鍋蓋，蹣跚蹣跚的大蜘蛛一樣從樓梯爬下來，孩子頭上的汗還不等揩抹，媽媽又喚喊了：

「六啊——……六啊……」

是小六家搬家的日子。八月天，風靜睡在樹梢不動，藍天好像碧藍的湖水，一條雲彩也不掛到湖上。樓頂閣在無慮的在曬太陽。樓梯被石牆的陰影遮斷了一半，和往日一樣該是預備午飯的時候。

「六啊……六，……小六……」

一切都和昨日一樣，一切沒有變動，太陽、天空、牆外的樹，都沒改，樹下的兩隻紅毛鷄仍在啄食。小六家房蓋穿着洞了，有泥塊打進水桶，陽光從窗子，門，從打開的

房蓋一起走進來，陽光逼走了小六家一切盆子桶子和人。

不到一個月，那家的樓房完全長起，紅色瓦片蓋住樓頂，有木匠在那裏正裝窗框。吃過午飯，泥水匠躺在長板條上睡覺，木匠也和大魚似的找個有陰涼的地方睡。那一些拖長的腿，泥污的手腳，在長板條上可怕的，偶然伸動兩下。全個後院，全個午間，讓他們的鼾聲結着羣。

雖然樓頂已蓋好瓦片，但在小六娘覺得，只要那些人醒來，樓好像又高一點，好像天空又短了一塊。那家的樓房玻璃快到窗框上去閃光，煙筒快要冒起煙來了。

同時小六家呢？爹爹提着床板一條一條去賣。並且蟋蟀吟鳴得利害，牆根草每棵癡着蟋蟀似的。爹爹回來，他的單衫不像夏夜那樣染着汗。娘在有月的夜裏，和曠野上老樹一般一張葉子也沒有，娘的靈魂裏一顆眼淚也沒有。

「自來火給我！小六她娘，小六她娘。」

「俺娘那來的自來火，昨晚不是借的自來火點燈嗎？」

爹爹罵起來；「懶老婆，要你也過日子，不要你也過日子。」

爹爹沒有再罵，假如再罵小六就一定哭起來，她想爹爹又要打她。

爹爹去賣西瓜，小六也跟着去，後海沿那一些鬧嚷嚷的人，推車的，搖籃的，肩布袋的……拉車的，爹爹切西瓜，小六拾着從他們嘴上流下來的瓜子。後來爹爹又提着籃子賣油條包子。娘在牆根砍着樹枝。小六到後山去拾落葉。

孩子夜間說的睡話多起來，爹和娘也嚷着：

「別擠我呀！往那面一點，我腿疼。」

「六啊！六啊，你爹死到那個地方去啦？」

女人和患病的豬一般在露天的房子樣哼硬的說話。

「快搬，快搬……告訴早搬，你不早搬你不早搬，打碎你的盆，瞞——誰？」

大塊的士敏土翻滾着沉落。那個人嚷一些什麼女人聽不清了！女人坐在灰塵中好像讓她坐在着火的煙中，眼睛快要流淚，喉頭麻麻辣辣，好像她幼年時候夜裏的惡夢，好像她幼年時候爬山滾落了。

「六啊！六啊！」

孩子在她身邊站着：

「娘，俺在這。」

「六啊！六啊！」

「娘，俺在這。俺不是在這嗎？」

那女人孩子拉到她的手，她才看見。若不觸到她，她什麼也看不到了。

那一些盆子桶子，羅列在門前。她家像是着了火；或是無緣的，想也想不到的闖進

一些鬼魔去。

「把六擠掉地下去了。一條被你自己蓋着。」

一家三人腰疼腿疼，然而不能吃飽穿暖。

媽媽出去做女僕，小六也去，她是媽媽的小僕人，媽媽爲人家燒飯，小六提着壺去

打水。柏油路上飛着雨絲，那是秋雨了。小六戴着爹爹的大氈帽，提着壺，壺在雨中穿

過橫道。

那夜小六和娘一起哭着回來，爹說：

「哭死……死就痛快的死。」

房東又來趕他們搬家。說這間廚房已經租出去了。後院亭子間蓋起樓房來了！前院廚房又租出去。蟋蟀夜夜吟鳴，小六全家在蟋蟀吟鳴裏向着天外的白月坐着。尤其——娘，她呆人一樣，朽木一樣。她說：

「往那裏搬？我本打算一個月三元錢能租個板房！……你看……那家算掉我……。」

夜夜那女人不睡覺。肩上披着一張單布坐着。搬到什麼地方去？搬到海裏去？

搬家把女人逼得瘋子似的，眼睛每天紅着。她家吵架，全院人都去看熱鬧。

「我不活……啦……你打死我……打死我……。」

小六惶惑着，比媽媽的哭聲更大，那孩子跑到同院人家去喚喊：

「打俺娘……爹打俺娘……」有時候她竟向大街去喊。同院人來了！但是無法分開，他們像兩條狗打仗似的。小六用拳頭在爹的脊背上揮兩下，但是又停下來哭，那孩子好像有火燒着他一般，暴跳起來。打仗停下了的時候，那也正同狗一樣，爹爹在牆根

這面呼喘，媽媽在牆根面呼喘。

「你打俺娘，你……你要打死她；打死她。俺娘……俺娘……」爹和娘靜下來，小六還沒有靜下來。滾蕩着那孩子仍哭。

有時夜裏打起來，牀板翻倒，同院別人家的孩子漸漸害怕起來，說小六她娘瘋了！有的說她着了妖魔。因為每次打仗都是哭得昏過去才停止。

「小六跳海了……小六跳海了……」

院中人都出來看小六。那女人抱着孩子去跳灣，（灣即路旁之臭泥沼。）而不是去跳海。她向石牆瘋狂的跌撞，濕得全身打顫的小六又是哭，女人號啕到半夜。同院人家的孩子更害怕起來，說是小六也瘋了。娘停止號啕時，才聽到蟋蟀在牆根鳴。娘就穿着濕褲子睡。

白月夜夜照在人間，安息了，人人都安息了！可是太陽一出來時，小六家又得搬家。搬向那裏去呢？說不定娘要跳海，又要先把小六先推下海去。

黑夜

也許是快近天明了吧！我第一次醒來。街車稀疏的從遠處響起，一直到那聲音當嗚一般地震撼着這房子，直到那聲音又遠遠的消滅下去，我都聽到的。但感到生疏和廣大，我就像睡在馬路上一樣，孤獨並且無所憑據。

睡在我旁邊的是我所不認識的人，那聲響對於我簡直是厭惡和隔膜。我對她並不存着一點感激，也像憎惡我所憎惡的人一樣憎惡她。雖然在深夜裏她給我一個伴處，雖然從馬路上把我招引到她的家裏。

那夜寒風逼着我非常嚴厲，眼淚差不多和哭着一般流下，用手套抹着，揩着，在我敲打她家門的時候，手套幾乎是結了冰，在門扇上起着小小的黏結。我一面敲打一面叫着：

「姨母！姨母……」

她家的人完全睡下了，狗在院子裏面叫了幾聲。我只好背轉來走去。腳在下面感到有針在刺着似的痛楚。我是怎樣的去羨慕那些臨街的我所經過的樓房，對着每個窗子我起着憤恨。那裏面一定是溫暖和快樂，並且，那裏面一定設置着很好的眠牀。一想到眠牀，我就想到了我家鄉那邊的馬房，睡在馬房裏面不也很安逸嗎！甚至於我想到了狗睡覺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面可以使我的腳溫暖。

積雪在腳下面呼叫：「吱……吱……吱……」我的眼毛感到了糾絞，積雪隨着風在我的腿部掃打。當我經過那些平日認為可憐的低下等妓館的門前時，我覺得她們也比我幸福。

我快走，慌張的走，我忘記了我的背脊怎樣的弓起，肩頭怎樣的聳高。

「小姐！坐車吧！」經過繁華一點的街道，洋車夫們向我說着。

都記不得了，那等在路旁的馬車的車夫們也許和我開着玩笑。

「喂……喂……凍得活像個他媽的……小雞樣……」

但我只看見馬的蹄子在石路上面踐打。

我完全感到充血是我走上了我熟人的扶梯，我摸索，我尋找電燈，往往一件事情越接近着終點越容易着急和不能忍耐。升到最高級了，幾幾乎從頂上滑了下來。

感到自己的力量完全用盡了！再多走半里路也好像是不可能，並且這種寒冷我再不能忍耐，並且腳凍得麻木了，牠需要休息下來，無論如何牠需要一點暖氣，無論如何不應該再讓牠去接觸着雷雪。

去按電鈴，電鈴不響了，但是門扇欠了一個縫，用手一觸時，牠自己開了。一點聲音也沒有，大概人們都睡了。我停在內間的玻璃門外，我招呼那熟人的名字，終沒有回答！我還看到牆上那張沒有框子的畫片。分明房裏在開着電燈。再招呼了幾聲，仍是什麼也沒有……

「喔……」門扇用鐵絲絞了起來，街燈就閃耀在窗子的外面。我踏着過道裏搬了家餘留下來的碎紙的聲音，同時在空屋裏我聽到了自己蒼白的嘆息。

「漿汁還熱嗎？」在一排長街轉角的地方，那裏還張着賣漿汁的白色的布棚。我坐

在小橋上，在集合着銅板……

等我第一次醒來時，只感到我的呼吸裏面充滿着魚的氣味。

「街上吃東西，那是不行的。您吃吃這魚看吧，這是黃花魚，用油炸的……」她的顏面和乾了的海藻一樣打着波縐。

「小金鈴子，你個小死鬼，你給我滾出來……快……」我跟着她的聲音才發現牆角蹲着個孩子。

「喝漿汁，要喝熱的，我也是愛喝漿汁……哼！不然，你就遇不到我了、那是老主顧，我差不多每夜要喝……偏偏金鈴子昨天晚上不在家，不然的話，每晚都是金鈴子去買漿汁。」

「小死金鈴子，你失了魂啦！還等我孝敬你嗎？還不自己來裝飯！」
那孩子好像貓一樣來到桌子旁邊。

「還見過嗎？這丫頭十三歲啦，你看這頭髮吧！活像個多毛獸！」她在那孩子的頭

上層毯子打了一下，於是又舉起她的酒盃來。她的兩隻袖口都一起往外脫着棉花。

晚飯她也是喝酒，一直喝到坐着就要睡去了的樣子。

我整天沒有吃東西，昏沉沉和軟弱，我的知覺似乎一半存在着，一半失掉了。在夜裏，我聽到了女孩的尖叫。

「怎麼，你叫什麼？」我問。

「不，媽呀！」她惶恐的哭着。

從打開着的房門，老婦人捧着雪球回來了。

「不，媽呀！」她赤着身子站到角落裏去。

她把雪塊完全打在孩子的身上。

「睡吧！我讓你知道我的厲害！」她一面說着，孩子的腿部就流着水的條紋。

我究竟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

第二天，我要走的時候，她向我說。

「你有衣裳嗎？留給我一件……」

「你說的是什麼衣裳？」

「我要去進當舖，我實在沒有好當的了！」於是她釋着炕上的舊毯片和流着棉花的被子：「金鈴子這丫頭還不中用……也無怪她，年紀還不到嚟！五毛錢誰肯娶她呢？要長樣沒有長樣，要人才沒是人才！化錢看樣子嗎？前些年頭可行，比方我年青的時候，我常跟着我的姨姐到班子裏去逛逛，一逛就能落幾個……多多少少總能落幾個……現在不行了！正經的班子不許你進，土窰子是什麼油水也沒有，老壯那懂得看樣子的，化錢讓他看樣子，他就幹了嗎？就是鳳凰也不行啊！落毛鷄就是不花錢誰又想看呢？」她突然用手指在那孩子的頭上點了一下。「擺設，總得像個擺設的樣子，看這穿戴……吓吓！」她的嘴和眼睛一致的歪動了一下。「再過兩年我就好了，管她長得貓樣狗樣，可是她倒底是中用了！」

她的顏面和一片乾了的海蜇一樣。我明白一點她所說的「中用」或「不中用」——。

「套鞋可以吧？」我打量了我全身的衣裳，一件棉外衣，一件夾袍，一件單衫，一件短絨衣和絨褲，一雙皮鞋，一雙單襪。

「不用進當舖，把牠賣掉，三塊錢買的，五角錢總可以賣出，」
我彎下腰在地上尋找套鞋。

「那裏去了呢？」我開始劃著一根火柴，屋子裏黑暗下來，好像「夜」又要來臨了。
「老鼠會把牠拖走的嗎？不會的吧？」我好像在反覆著我的聲音。可是她，一點也不來幫助我，無所感覺的一樣。

我去扒著土炕，扒著碎紙片，碎棉花。但套鞋是不見了。

女孩坐在角落裏面咳嗽着，那老婦人簡直是啞了。

「我拿了你的鞋！你以為？那是金鈴子幹的事，……」借着她抽煙時劃着火柴的光亮，我看到她打着縐紋的鼻子的兩旁掛下兩條發亮的東西。

「昨天她把那套鞋就偷着賣了！她交給我錢的時候我才知道。半夜裏我為什麼打她？就是爲着這樁事。我告訴她偷，是到外面去偷。看見過嗎？回家來偷。我說我要用雪把她活埋……不中用的，男人不能看上她的，看那小毛辮子！活像個豬尾巴！」

她回轉身去扯着孩子的頭髮，好像她在扯着什麼沒有知覺的東西似的。

「老的老，小的小……你看我這年紀，不用說是不中用的啦！」

兩天沒有見到太陽，在這屋裏，我覺得狹窄和陰暗，好像和老鼠住在一起了。假如走出去，外面又是「夜」。但一點也不怕懼，走出去了！

我把單衫從身上褪了下來。我說：

「去當，去賣，都是不值錢的。」

這次我是用夏季裏穿的通孔的鞋子去接觸着雪地。

一九三五，二，五日

初冬

初冬，我走在清涼的街道上遇見了我的弟弟。

「瑩姐，你走到那裏去？」

「隨便走走吧！」

「我們去吃一盃咖啡，好不好？瑩姐。」

咖啡店的窗子在窗簾下掛着蒼白的霜層。我把領口脫着毛的外衣搭在衣架上。我們開始攪着孟子玲瑯的響了。

「天冷了吧！並且也太孤寂了，你還是回家的好。」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

我搖了頭，我說：

「你們學校的籃球隊近來怎麼樣？還活躍嗎？你還是很熱心嗎？」

「我擲筐擲得更進步，可惜你總也沒到我們的球場上來了。你這樣不暢快是不行的。」

我仍攪着盃子，也許飄流久了的心情，就和離了岸的海水一般，若非遇到大風是不會翻起的，我開始弄着手帕。弟弟再向我說什麼我已不去聽清他，彷彿自己是沉墜在深遠的幻想的井裏。

我不記得怎樣咖啡被我吃乾了盃了。茶匙在攪着空的盃子時，弟弟說：

「再來一盃吧！」

女侍者帶着歡笑一般飛起的頭髮來到我們的桌邊。她又用很響亮的腳步搖搖的走了去。

也許是因爲清早或是天寒，再沒有人走進這咖啡店。在弟弟默默看着我的時候，在我的思想凝靜得玻璃一般平的時候，壁間暖氣管小小嘶鳴的聲音都聽得到了。

「天冷了，還是回家好，心情這樣不暢快長久了是無益的。」

「怎麼？」

「太壞的心情與你有什麼好處呢？」

「爲什麼要說我的心情不好呢？」

我們又都攪着孟子。有外國人走進來，那響着嗓子的，嘴不住在說的女人，就坐在我們的近邊，她離得我越近，我越嗅到她滿衣的香氣，那使我感到她離我更遠，也感到令人類離得我更遠。也許她那安閑而幸福的態度與我一點連繫也沒有。

我們攪着孟子，孟子不能像起初攪得發響了，街車好像漸漸多了起來，閃在窗子上的人影迅速而且煩多了。隔着窗子可以聽到啾啾的響聲和啾啾的踏在行人道上的鞋子的聲音。

「榮姐，」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天冷了，再不能飄流下去，回家去吧！」等他說：「你的頭髮這樣長了，怎麼不到理髮店去一次呢？」我不知爲什麼被他這話所激動了。

也許要熄滅的燈火在我心中復燃起來，熱力和光明鼓蕩着我：

「那樣的傢我是不想回去的。」

「那麼飄流着，就這樣飄流着！」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他的鼻子留着方寸邊，另一隻手在桌面上手心向上翻張了開來，要在空間摸索着什麼似的。最後他是捉住他自己的領巾。我看着他在抖動的唇嘴：

「學姐，我真嫉妒你這個女浪人！」他的牙齒好像更白了些，更大些，而且有力了，而且充滿熱情了。爲熱情而波動，他的嘴唇是那樣的退去了顏色。並且他的全人有些近乎狂人，然而安靜的，完全被熱情侵佔着的。

出了咖啡店，我們在結着薄碎的冰雪上面踏着腳。

初冬，朝晨的紅日撲着我們的頭髮，這樣的紅光使我感到欣快和寂寞。弟弟不住地在手下搖着帽子，肩頭聳起了又落下了；心臟也是高了又低了。

渺小的同情者和被同情者離開了市街。

停在一個荒敗的棗樹園的前面時，他突然把很厚的手伸給了我，這是在我們要告別了。

「我到學校去上課！」他脫開我的手向着和我相反的方向背轉過去。可是走了幾步

又轉回來：

「瑩姐，我看你還是回家的好！」

「那樣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願意受和我站在兩極端父親的餵養……」

「那麼你要錢用麼？」

「不要的。」

「那麼你就這個樣子嗎？你瘦了！你快要生病了！你的衣服也太薄啊！」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充滿着祈禱和願望。我們又握過手，分別方向走去。

太陽在我的臉面上閃閃耀耀，仍和未遇見弟弟以前一樣，我穿着街頭，我無目的的走。寒風，刺着喉頭，時時要發作小小的咳嗽。

弟弟留給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這在我散漫與孤獨的流蕩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溫了一個時刻？

索非亞的愁苦

僑居在哈爾濱的俄國人那樣多。從前他們罵着「窮黨，窮黨。」

連中國人開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窮黨進去。誰都知道窮黨喝了酒常常付不出錢來。

可是現在那罵着窮黨的，他們做了窮黨了：馬車夫，街上的浮浪人，叫化子，至於那大鬍子的老磨刀匠，至於那去過歐戰的獨腿人。那拉手風琴在乞討銅板的，人們叫他街頭音樂家的獨眼人。

索非亞的父親就是馬車夫。

索非亞是我的俄文教師。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像跳舞一樣。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樣呢？那我不知道，因為我還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轉着那樣圓的圈子，我喜歡她。

沒多久，熟識了之後，我們是常常跳舞的。

「再教我一個新步法！這個，你看我會了。」

桌上的錶一過十二點，我們就停止讀書。我站起來，走了一點姿式給她看。

「這樣可以嗎？左邊轉，右邊轉，都可以。」

「怎麼不可以！」她的中國話講得比我們初識的時候更好了。

爲着一種情感，我從不以爲她是一個「窮黨」，幾乎連那種觀念也沒有存在。

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紅的來了。還沒開始讀書，我就對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爲沒有看到她裝飾過。她從不塗過粉，嘴唇也是本來的顏色。

「噫，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

「呵！壞的，不好的，捏克拉西爲。」可是她沒有笑，她一半說着俄國話。「捏克拉西爲」是不美的難看的意思。

我問她：「爲什麼難看呢？」

「讀書，讀書，十一點鐘了。」她沒有回答我。

後來我們再熟識的時候，不僅跳舞，唱歌，我們談着服裝，談着女人：西洋女人，東洋女人，俄國女人，中國女人。有一天我們正在講解着文法。窗子上有紅光閃了一下，我招呼着：

「快看！漂亮哩！」房東的女兒穿着紅緞袍子走過去。

我想，她一定要稱讚一句，可是她沒有：

「白吃白喝的人們！」

這樣合乎文法完整的名詞，我不知道爲什麼她能說出來？當時我只是爲着這名詞的構造而驚奇。至於這名詞的意義好像以後才發現出來。

後來，過了很久，我們談着思想，我們成了好友了。

「白吃白喝的人們，是什麼意思呢？」我已經問過她幾次了，但仍常常問她。

她的解說很有意思：

「豬一樣的，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

「那麼，白吃白喝的人們將來要做窮黨了吧？」

「是的，要做窮黨的。不，可是……」她連一絲笑紋也從臉上退走了。

不知多久，沒再提到「白吃白喝」這句話。我們又回轉到原來友情上的寸度：跳舞，唱歌，連女人也不再說到。我的跳舞步法和友情一樣沒有增加，這樣一直繼續到「巴斯哈」節。

節前的幾天，索非亞的臉色比平日更慘白些，嘴唇白得幾乎和臉色一個樣，我也再不要求她跳舞。

就是節前的一日，她說：

「明天過節，我不來，後天來。」

後天，她來的時候，她向我們說着她愁苦，這很意外。友情因為這個好像又增加起來。

「昨天是什麼節呢？」

「『巴斯哈』節，為死人過的節。染紅的鷄子帶到墳上去，花圈帶到墳上去……」

「什麼人都過嗎？猶太人也過「巴斯哈」節嗎？」

「猶太人也過，窮黨也過，不是窮黨也過。」

到現在我想知道索非亞爲什麼她也是窮黨，然而我不能問她。

「愁苦，我愁苦……媽媽又生病，要進醫院，可是又請不到免費證。」

「要進那個醫院？」

「專爲俄國人設的醫院。」

「請免費證，還要很困難的手續嗎？」

「沒有什麼困難的，只要不是窮黨。」

有一天，我只吃着乾麵包。那天她來得很早，差不多九點半鐘她就來了。

「營養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得少，工作得不好。慢慢健康就沒有了。」

我說：「不是，只喜歡空吃麵包，而不喜歡吃什麼菜。」

她笑了：「不是喜歡，我知道爲什麼，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

的馬車沒有賺到錢，爸爸的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馬怎麼也會去做客呢？」

「會的，馬到牠的朋友家裏去，就和牠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讀得一年了！索非亞家的大牛生了小牛她也是向我說的，並且當我到她家裏去做客，若當老羊生了小羊的時候，我總是要吃羊奶的。並且在她家裏我還看到還不會走路的小羊。

「吉卜西人是窮黨嗎？怎麼中國人也叫他們窮黨呢？」這樣話，好像在友情最高的時候更不能問她。

「吉卜西人也會講俄國話的，我在街上聽到過。」

「會的，猶太人也多半會俄國話！」索非亞的眉毛動彈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風琴的，一個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國人嗎？」

「是俄國人。」

「他爲什麼不回國呢？」

「回國！那你說我們爲什麼不回國！」她的眉毛好像在黎明時候靜止着的樹葉，一

點也沒有搖擺。

「我不知道。」我實在是慌亂了一刻。

「那麼猶太人回什麼國呢？」

我說：「我不知道。」

春天柳條抽着芽子的時候，常常是陰雨的天氣，就在雨絲裏一種沉悶的鼓聲來在窗外了：

「咚咚，咚咚！」

「猶太人，他就是父親的朋友，去年「巴斯哈」節他是在我們家裏過的。他世界大戰的時候去打過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聽着鼓聲，一面聽到喊着瓦夏，索非亞的解說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爲什麼他喊着瓦夏？」我們也……

「瓦夏是他的伙伴，你也會認識他……是的，就是你說的中央大街上拉手風琴的

人。」

那猶太人的鼓聲並不響了，但仍喊着瓦夏，那一雙肩頭一齊聳起又一齊落下，他的腿是一隻長腿一隻短腿。那隻短腿使人看了會並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從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丟掉一隻腿的蛤蟆一樣奇形。

他經過我們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這是索菲亞給我翻譯的。

等我們再開始講話，索菲亞她走到屋角長青樹的旁邊：

「屋子太沒趣了，找不到靈魂，一點生命也感不到的活着啊！冬天屋子冷，這樹也黃了。」

我們的談話，一直繼續到天黑。

索菲亞述說着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交，從前安得來夫將軍的兒子在路上罵他「窮黨」。

「……你說，那豬一樣的東西，我該罵他什麼呢？——罵誰窮黨！你爸爸的骨頭都

被窮黨的煤油燒掉了——他立刻躲開我，他甚麼話也沒有再回答。窮黨，吉卜西人也是窮黨，猶太人也是窮黨。現在真真的窮黨還不是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孫們，那些流氓們才是真真的窮黨。」

索非亞的情感約束着我，我忘記了已經是應該告別的時候。

——去年的巴斯哈節，爸爸喝多了酒，他傷心……他給我們跳着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麼歌曲，那是他想他家鄉的心的嚎叫，他的聲音大得厲害哩！我的妹妹米娜問他：「爸爸唱的是那裏的歌？」他接着就唱起「家鄉」「家鄉」來了，他唱着許多家鄉。可是我和米娜一點也不知道「家鄉」，我們生在中國地方，高加索，我們對他一點什麼也不知道。媽媽也許是傷心的，她哭了！猶太人也哭了——拉手風琴的人，他哭的時候把吉卜西女孩抱了起來。也許他們都想着「家鄉」。可是吉卜西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還笑着，她舉起酒瓶來跟着父親跳高加索舞，她一面說：「這就是火把！」爸爸說：「對的」他還是說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從電影上看到過火把。……爸爸舉着三絃琴。」

「爸爸坐下來，手風琴還沒立刻停住。」「你在高興嗎？高加索很好看嗎？米娜，你還沒有看到過真正的高加索舞，你不是高加索的孩子！」爸爸問着她。」

索菲亞忽然變了一種聲音：

「不知道吧！爲什麼我們做窮黨？因爲是高加索人。這窮苦的高加索人還不多，可是沒有生活好的。從前是窮黨，現在還是窮黨。爸爸在高加索的時候種田，來到中國是在鐵路。現在他趕馬車，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媽媽回到中國來。爸爸總是說：『那裏也是一樣，幹活計就吃飯。』這話到現在他是不說的了……」

她父親的馬車回來了，院子裏珊瑚的響着鈴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後的事。臨告別的時候索菲亞才從牀上走下地板來。

「病好了我是回國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傳說，那邊工作很厲害。母親說，還是不要回去吧！可是人們沒有思想，人們以爲這邊比那邊待他還好！」

走到門外她還說：

「『回國證』怕是難一點，不要緊，沒有回國證我也是要回去的。」

她走路的樣子再不像跳舞了，遲緩與艱難。

過了一個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帶着糖果。

「索非亞是進了病院的。」她的母親說。

「病院在什麼地方？」

她的母親說的完全是俄語，那些俄文的街名無論怎樣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嗎？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醫生說她是什麼病？」

「肺病，很輕的肺病，沒有什麼要緊。回國證她是得不到的，窮黨回國是難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這次送我出來的不是索非亞，而是她的母親。

訪 問

這是寒帶的，俄羅斯式的家屋：房身的一半是埋在地下，從外面看去，窗子幾乎與地平線接近着。門廳是突出來的，和一個方形的亭子似的與房子接連着，門廳的外部，用毛草和麻布給牠穿起了衣裳，就這樣，門廳的邊沿仍是掛着白色的霜雪。

只要你一踏進這家屋去，你立刻就會相信這是夏季，或者在你的感覺裏面會出現一個比夏季更舒適的另外的一個季節，人在這家屋裏邊，只穿着單的衣裳，也還打開着領口，陽光在沙發上跳躍着，大火爐上，水壺的蓋子爲了水的滾燙的原故，克答克答的在響，窗台的花盆裏生着綠色的毛絨草。總之，使人立刻就會放棄了對於冬季的怨恨和怕懼。

我來過這房屋三次，第一次我是來訪我的朋友，可以說每次我都是來訪我的朋友。在最末這一次我的來訪是黃昏時候，在冬季的黃昏裏，所有的房屋都呈現着灰白色，好

像是出了林子的白兔，爲了疲倦到處躺臥下來。

我察看了一下房號，在被遺留下來的太陽的微光裏面那完全是模糊的，藍色的牌子
上面，並分辨不出寫着什麼字數。我察看着那突出來的門廳，然而每家的門廳，是一
律。我雖然來過這房子兩次，但那都是日裏。我開始留心着窗口，我的朋友的窗口是擺
着一盆淺綠色的毛絨草，於是我穿着這灰色天空下模糊的家屋而徘徊……

「唔！」門廳旁邊嵌着的那塊小玻璃，在我的記憶上幌了一下。我記得別的門廳是
沒有這塊玻璃的。

我既認出了這個門廳，然而窗子裏並沒有燈光，我已經感到超過半數以上的失望！
「也許是睡覺了吧？可是這麼早？」我打過門以後，並沒有立刻走出人來，連回聲
也沒有，只是狗在門裏邊叫着。

「可多？可多？」我聽出來這是女房東的聲音，誰？誰？自然她說的是俄語。

「請！請進來等一等……你的朋友，五點鐘就回來的。」

方塊糖，咖啡，還有她親手製做的點心。她都拿出來陪着我吃。方塊糖是從一個紙

盒裏面取出來的，她把手伸到紙盒的底邊，一塊一塊摺了出來。

「唔，這是不很多，但是，吃……吃！」

起初她還時時去看那掛在牆上的手錶。

「姑娘，請等一刻，五點鐘，你的朋友是回來的，最多也不過六點鐘……」

漸漸她把我看成完全是來訪她的。她開始讀一段書給我聽，讀得很長，並且使我完全不懂。

「明白了嗎？姑娘……」

「不，不十分明白。」

「呵哈！」她搖一下那翠藍色的大耳環，留戀和羨慕使她灰色的嘴唇不能夠平順的播送着每個字的尾音。

「明白嗎？姑娘，多麼出色的故事！多麼……我見過真的這樣的戀愛，真的，我也
有過這樣的戀愛。明白一點嗎？還是全明白了？」

「不，我一點也不明白。」

但是她並不停下來給我解釋，那攤在她膝頭上的快要攤散的舊書，她用十個手指在把持着牠。

「唔！吃茶吧！」大概她已經讀到了段落。把書放在桌子上，用一塊糖在分着書頁的界線。

「咖啡，我是只預備這一點點，我來到中國，就從來沒多預備過……可是我會繡花邊了，從前我是連知道也不知道，現在我繡得很好了。你願意看一看嗎？我有各種各樣的花邊……俄羅斯的花邊和俄羅斯的跳蚤一樣漂亮……有名的，是，全世界是知道的……」

我始終看成她是猶太人，她的頭髮雖然捲曲而是黑色，只有猶太人是這樣的頭髮；同時她的大耳環也和猶太人的耳環一樣，大而沉重。

「不，姑娘，要看不要看呢？我想還是看一看的好……」她緊一緊那掛着穗簪的披肩，想要站起來，但是椅背上像有什麼東西牽着她的披肩。

「這是什麼……這是……」那張椅子的靠背有許多彎彎曲曲的鐵絲爬行着，並且在

她摘取着掛在鐵絲上的披肩時，那椅子吱吱的響起，好像要掉下來。

「姑娘，這花邊嗎？花邊……高貴的家庭需要花邊的地方很多，比方……被
套，女睡衣，窗簾，考究一點的主婦連飯巾也是釘起花邊來的。多多的，用的地方多多
的，趕快學一學吧！」

於是看到她的花邊，但是一點也不出色，那上面已經染着灰塵，有的像是用水洗
過，但是也沒有洗淨的樣子，彷彿是些生着斑點的樹葉連結了起來的。

「姑娘，學起來很快，你看我這盤機器，你會用機器吧！只要一個月，只要一個月
……學費是三塊錢……」

狗在牀上跳來跳去，牀已經顫着顫動和發響。這狗時會打斷我們的談話，牠從牀
上跳到桌子上，又從桌子跳到窗台上去。這房間一切傢具隔着過小的距離，牀和窗子的
距離中間擺着一張方桌——就是我們坐着喝茶的方桌——再就是大爐台，再就是燭下的
痰盂。

「喝茶吧！這茶是不很好，我是到中國從來沒預備過好茶。那麼，吃餅乾……」她

把那盛餅乾破了邊沿的碟子向我這邊推了推，於是她把眼睛幾乎是合起來問着我：「你不喜歡？你不喜歡吃這東西？」

我一邊看着她那善於表情的樣子，一邊伸手去取茶盃，於是我發見桌子上面只擺着一個盃子，我用眼滿屋裏尋找，但也沒有第二隻盃子。

我已經感到了疲倦，我想另一天再來訪我的朋友，我站起來時，小狗扯住了我衣裳的襟角。

「看吧！姑娘，這狗最歡迎客人……再坐一坐，等一等，你的朋友大概就要回來的……我把火爐加一點木片……你看，我和狗一道生活着，也實在悶了，牠直是跳着使我愛牠，有時也使我厭煩牠，但是牠不會說話……雖然我發怒的時候牠怕我，但牠不知道我靈魂的顏色……」她打開了爐門，爐火在她的耳環上面擁抱，火光抖動着的熱力好像增強了她黑色的頭髮的纏曲。她的胳膊在動作的時候，那披肩的一個角部要從肩上升了下來，小狗在縈捲她那金黃色披肩的穗頭。

她說那是「非洲狗」，看起來簡直和袋鼠一樣，毛皮稀疏得和一條脫了鱗的魚相

似，但在火光裏面，牠已像增強了美麗，牠活潑。牠豎起來的和耗子一般的耳朵也透著明。

爐門閉起來了，燈光增添了牠的強度。當她坐下來，把披肩整理好，又要縫下去的時候，小狗在窗台上撕扯着窗帘的角落……

她說到「宮庭」，說到「尼古拉」，她說到一些華貴的事物上去的時節，她的兩臂都完全分張開，好像要在空中去環抱她所講的一切。並且椅子也唧唧吱吱的響了起來。

「我嗎！我此刻不算什麼生活了，俄羅斯，我不敢相信，俄羅斯的奴僕也沒有像我這樣過活的……貴人完全破壞得一點也不存在了……貴人完全被他們趕到中國和別的國去了……好生活，那裏還有好生活？俄羅斯的偉大消滅了……」這時候她拾了一塊餅乾伏在手掌上，她眼睛黑色的睫毛很快的閃合了一下，嘴唇好像波浪似的開始蕩動：

「你見過嗎？這叫餅乾，這是什麼餅乾呢？狗也怕不想吃這東西……」

於是她把她的手掌上的小硬塊向着那袋鼠一樣的狗擲了過去，果然在玻璃窗上發出一聲相撞的響聲，狗的牙齒開始和餅乾接觸着好像開始和什麼骨類接觸着似的。

「姑娘，你知道，這不是俄羅斯的狗，俄羅斯沒有這種狗。」從前我是養過的，只吃肉和湯，其餘什麼也不吃，麵包也不吃……」

後來又談到咖啡，又談到跳舞……

她穿着姿式，在顫抖的地板上她還打了幾個旋風……

「俄羅斯的跳舞和俄羅斯的花邊一樣有名，是全世界頂有名的……」她坐了下來，好像剛剛她恢復了的青春又從她滑了去：「可是關於花邊，我要找幾個學生，爲的是生活，一點點的補助……你看，兩個房子，我住在廚房裏面，實在是小得可以……前幾年我就教人做花邊，可是慢慢少下了來……到現在簡直沒有人注意我……我來到中國十八年……不，十九年了，那年，我是二十二歲。剛結過婚……可是現在教花邊了……是的……教花邊了……」

窗子的上角，一顆星從帘子的縫隙透了進來，她去把帘子舒展了一次，她說：

「這不是俄羅斯的星光，請不要照我……」她搖着頭，她的大耳環在她很細的頸部蕩了幾下，於是她伸出去那青白的手把那顆星光遮掩了起來。

我走出這俄羅斯式的家屋的時候，那黑色的非洲狗向我呔了幾聲。

「姑娘，花邊……有什麼人住在花邊，請介紹一下……」

我想起了，我的朋友說過：她的房裏是舊俄時代一個將軍的女兒。

於是我們說着再見。我向街道走去，她卻關了門。隔着門，我聽她大聲嚷着：
「格賓克！格賓克！」這大概是那非洲狗的名字。

一九三六，一，七日。

夏夜

密密的濃黑的一帶長林，遠在天邊靜止着。夏夜藍色的天，藍色的夜。夏夜坐在茅棚邊，望着茅檐借宿麻雀的窠巢，隔着牆可以望見北山森靜的密林，林的那端，望不見彎月勾垂着。

於是蟲聲，各樣的穿着夜衣的幽靈般的生活的響叫。牆外小溪暢引着，水聲脆脆琒琒。菱姑在北窗下語着多時了！眼淚凝和着夜露已經多時了！她依着一株花枝，花枝的影子抹上牆去，那樣她儼若睡在荷葉上，立刻我取笑她：

「荷葉姑娘，怎麼啦？」

她過來似用手打我，咀裏似乎咒我，她依過的那花枝，立刻搖閃不定了，我想：我們兩個是同一不幸的人。

「爲什麼還不睡呢？有什麼說的儘在那兒咕咕叨叨，天不早啦，進來睡。」

祖母的頭探出竹簾外，又縮回去。在模糊的天光下，我看見她白色的睡衣，我疑她是一隻夜貓，在黑夜她也是到處巡行着。

菱姑二十七歲了，菱姑的青春尙關閉在懷中，近來她有些關閉不住了，她怎能不發傷呢？怎能對於一切生與致呢？漸漸臉孔慘黃。

她一天天遠着我的祖母，有時間只是和我談話，和我在園中散步。

「小萍，你看那老太太，她總怕我們在一起說什麼，她總留心我們。」

「小萍，你在學校一定比我住在家得到的知識多些，怎麼你沒膽子嗎？我若是你，

我早跑啦！我早不在家受他們的氣，就是到工廠去作工也可以吃飯。」

「前村李正的兩個兒子，聽說去當『胡子』，可不是爲錢，是去……」

祖母宛如一隻貓頭鷹樣，突然發現在我們背後，並且響着她的喉嚨好像響着貓頭鷹的翅膀似的：

「好啊！這東西在這議論呢！我說：菱子你還有一點廉恥沒有？」她吐口涎在地面上：「小萍那丫頭入了什麼什麼黨啦，你也跟她學沒有老幼！沒有一點姑娘樣，盡和

男學生在一塊。你知道她爸爸爲什麼不讓她上學，怕是再上學更壞學壞，更沒法管教啦！」

我常常是這樣，我依靠着痛哭，這樣使她更會動氣，她的眼睛好像要從眼眶跑出來，馬上落到地面似的，把頭轉向我，銀簪子閃着光：「你真給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先上也找不出這丫頭。」

我聽見她往窗口爬進去的時候她仍是說着我把臉丟盡了。就是那夜，菱姑在枕上小聲說：

「今天不要說什麼了，怕是你奶奶聽着。」

菱姑是個熱下姑娘，她有熱的情懷，聰明的素質，而沒有好的環境。

「同什麼人結婚好呢？」她常常問我。

「我什麼時候結婚呢？結婚以後怎樣生活？我希望我有職業，我一定到工廠去。」她說。

那夜我怎樣努力也不能睡着，我反復想過菱姑的話，可憐的菱姑她只知道在家庭裏

是受壓迫，因為家中有腐敗的老婆婆。然而她不能知道工廠裏更有齒輪，齒輪更會壓榨。

在一條長炕上，祖母睡在第一位，菱姑第二位，我在最末的一位。通宵翻轉着，我彷彿是睡在蒸籠裏，每夜要聽後窗外的蟲聲，和這在山上的密林嘯聲透進竹簾來，也聽更多的在夜裏的一切聲息。今夜我被蒸籠蒸昏了！忘記着一切！夏夜是熱的。

是天快要亮的時候，馬在前院響起鼻子來，狗睜醒了，在院中抖擻着毛，這時候正是敲手們和一些守夜更的人睡覺的時候。在夜裏就連叔叔們也戒備着，戒備着這鄉村多事的六八月，現在他們都去睡覺了！院中只剩下些狗，馬，雞，和鴨子們。

就是這天早晨，來了胡匪了，有人說是什麼共產軍，有人說是前村李正的兒子。祖母到佛龕邊去叩叩頭，並且禱告。

「佛爺保佑……」

「我來保佑吧！」站在佛龕邊我說。

菱姑作難的把笑沉下去。

大門打開的時候，只知是官兵，不是胡匪。不是什麼什麼軍。

一九三六，二，二十一，日。

魯迅先生記(二)

魯迅先生愛用磁瓶，在但望上所見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灰藍色，有點從瓷油而自然增潤的綠痕，瓶口向兩邊，還有兩個瓶耳，瓶裏種的是幾棵萬年青。

我第一次看到這瓶的時候，我疑問過：

「這叫什麼名字？屋中既不生火爐，也不凍死？」

第一次，走進魯迅家裏去，那是快近黃昏的時節，而且是個冬天，所以那樓下室稍微有一點暗，因而魯迅先生的紙煙，當它離開嘴邊而停在桌角的地方，那煙紋的捲痕一直升騰到他有一些白絲的髮梢那麼高。而且再升騰就看不見了。

「這花，叫『萬年青』，永久這樣！」他在花瓶旁邊的煙灰盒中，抖掉了紙煙上的灰燼，那紅的煙火，就越紅了，好像一朵小花似的，和他的袖口相距離着。

「這花不怕凍？」以後，我又問過，記不得是在什麼時候了。

許先生說：「不怕的，最耐久！」而且她還拿着瓶口給我搖着。

我還看到了那花瓶的底邊是一些圓石子，以後，因為熟識了的緣故，我就自己動手看過一兩次，又加上這花瓶是常常擺在客廳的黑色長桌上；又加上自己是來在寒帶的北方，對於這在四季裏都不凋零的植物，總帶着一點驚奇。

而現在這「萬年青」依舊活着，每次到許先生家去，看到那花，有時仍站在那黑色的長桌上，有時站在魯迅先生照像的前面。

花瓶是換了，用一個玻璃瓶裝着，看得到淡黃色的鬚根，站在瓶底。

有時候許先生一面和我們談論着，一面檢查着房中所有的花草。看一看葉子是不是黃了？該剪掉的剪掉；該澆水的澆水，因為不停地動作是她的習慣。有時候就檢查着這「萬年青」，有時候就談着魯迅先生，就在他的照像前面談着，但那感覺，卻像談着古人那麼悠遠了。

至於那花瓶呢？站在墓地的青草上面去了，而且瓶底已經丟失，雖然丟失了也就讓它空空地站在墓邊。我所看到的是從春天一直站到秋天；它一直站到鄰旁墓頭的石榴樹

開了花而後結成了石榴。

從開廠以後，只有許先生繞道去過一次，別人就沒有去過。當然那墓草是長得很高了，而且荒了，還說什麼花瓶，恐怕魯迅先生的整半身像也要被荒了的草埋沒到他的胸口。

我們在這邊，只能寫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而誰去努力剪齊墓上的荒草？我們是越去越遠了，但無論多麼遠，那荒草是總要記在心上的。

魯迅先生記(二)

在我住所的北邊，有一帶小高坡，那上面種的或是松樹，或是柏樹。牠們在雨天裏，就相同在夜霧裏一樣，是那麼朦朧而且又那麼寂靜！好像飛在枝間的鳥雀的羽翼的聲音我都能夠聽到。

但我真的聽得到的，卻還是我自己腳步的聲音，間或從人家牆頭的樹葉落到雨傘上的大水點特別地響着。

那天，我走在道邊，我看着傘翅上不住的滴水。

「魯迅是死了嗎？」

於是心跳了起來，不能把「死」和魯迅先生這樣的字樣相連接，所以左右反復着的是那飯館裏下女的金牙齒，那些吃早餐的人的眼鏡，雨傘，他們的好像小型木樅似的雨鞋，最後我還想起了那張貼在廚房邊的大畫，一個女人，抱着一個舉着小旗的很胖的孩

子，小旗上面就寫着「富國強兵」。所以以後，一聽到魯迅的死，就想到那個很胖的孩
子。

我已經拉開了房東的格子門，可是我無論如何也走不進來，我氣惱着；我怎麼忽然
變大了？

女房東正在瓦斯爐旁邊磨磨着，她氣憤了臉白色的圍裙開始好像錫子似的
在笑：「傘……傘……」

原來我好像要捧着傘走上樓去。

她的肥厚的腳掌和男人的一樣，並且那金牙齒也和那飯館裏下女的金牙齒一樣。日
本女人多半鑲了金牙齒。

我看到有一張報紙上的標題是魯迅的「他」。這個他字，我翻了字典，在我們中國
的字典上並沒有這個字。而文章上的句子裏，「逝世，逝世」這字樣有過好幾個，到底
是誰逝世了呢？因為是日文報紙看不懂之故。

第二天早晨，我又在那飯館裏在什麼報的文藝篇幅上看到了「逝世，逝世」，再看

下去，就看到「損失」或「殞星」之類。這回，我難過了，我的飯吃了一半，我就回家了。一走上樓，那空虛的心臟相同鈴子似的鬧着，而前房裏的老太婆在打掃着窗櫺和簾子的嘩拍聲，好像在拍打着我的衣裳那麼使我感到沉重。在我看來，雖是早晨，窗外的太陽好像正午一樣大了。

我趕快乘了電車，去看××。我在東京的時候，朋友和熟人，只有她。車子向着東中野市郊開去，車上本不擁擠，但我是站着，「逝世，逝世」，逝世的就是魯迅？路上看了不少的山、樹和人家，它們卻是那麼平安，溫暖和愉快！我的臉幾乎是貼在玻璃上，爲的是躲避車上的煩擾，但又誰知道，那從玻璃吸收來的車輪聲和機械聲，會疑心這車子是從山崖上滾下來了。

××在走廊邊上，刷着一雙鞋子，她的扁桃腺還沒有全好，看見了我，頸子有些不會轉彎地向我說：

「啊？你來得這樣早！」

我把我來的事情告訴她，她說她不相信。因爲這事情我也不願意它是真的，於是找

了一張報紙來讀。

「這些日子病得連報也不訂，也不看了。」她一邊翻着那在長桌上的報紙，一邊用手在摸撫着她頸間的藥布。

而後，她查了查日文字典，她說那個「偲」字是印像的意思，是面影的意思。她說一定有人到上海訪問了魯迅回來寫的。

我問她：「那麼爲什麼有逝世在文章中呢？」我又想起來了，好像那文章上又說：魯迅的房子有槍彈穿進來，而安靜的魯迅，竟坐在搖椅上搖着。或者魯迅是被槍打死的？日本水兵被殺事件，在電影上都看到了，北四川路又是戒嚴，又是搬家。魯迅先生又正是住的北四川路。

但她給我的解釋，在阿Q心理上非常圓滿，她說：「逝世」是從魯迅的口口談到別人的「逝世」，「槍彈」是魯迅談到一二八時的槍彈，至於「坐在搖椅上」，她說談過去的事情，自然不用驚慌，安靜的搖在搖椅上又有什麼希奇。

出來送我走的時候，她還說：

「你這個人啊！不要神經質啦！最近在『作家』上『中流』上他都寫了文章，他的身體可見是在復元期中……」

她說我好像慌張得有點傻，但是我願意聽。於是在阿Q心理上我回來了。

我知道魯迅先生是死了，那是二十二日；正是靖國神社開廟會的時節。我還未起來的時候，那天空開裂的噦竹，發着白煙，一個跟着一個在升起來。隔壁的老太婆呼噓了幾次，她阿拉阿拉的向着那噦竹升起來的天空呼喊，她的頭髮上開始束了一條紅繩。樓下，房東的孩子上樓來送給我一塊撒着米粒的糕點，我說謝謝他們，但我不知道在那孩子的臉上接受了我怎樣的眼睛。因為才到五歲的孩子，他帶小碟下樓時，那碟沿還不時的在樓梯上磕碰着。他大概是很害怕我。

靖國神社的廟會一直鬧了三天，教員們講些下女在廟會時節的故事，神的故事，和日本人拜神的故事，而學生們在滿堂大笑，好像世界上並不知道魯迅死了這回事。

有一天一個眼睛好像金魚眼睛的人，在黑板上寫着：魯迅大罵徐懋庸，引起了文壇

一場風波……茅盾起來講和……

這字樣一直沒有擦掉。那捲髮的，小小的，和中國人差不多的教員，他下課以後常常被人圍聚着，談些個兩國不同的習慣或風俗。他的北京話說得很好，中國底舊文章和詩也讀過一些。他講話常常把眼睛從下往上看：

「魯迅這人，你覺得怎麼樣？」我很奇怪，又很害怕，爲什麼他向我說？結果曉得不是向我說。在我旁邊那個位置上的人站起來了，有的教員點名的時候問過他：「你多大歲數？」他說他三十多歲，教員說：「我看你好像五十歲的樣子……」因爲他的頭髮白了一半。

他作舊詩作得很多，秋天，中秋避日光，遊淺草，而且還加上諧調讀着。有一天他還讓我看，我說我不懂，別的同学有的借他的詩本去抄錄。我聽過了幾次：有人問他「你沒再作詩嗎？」他答，「沒有喝酒呢。」

他聽到有人問他，他就站起來了：

「我說……先生……魯迅，這個人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的文章就是一個罵，而且人格上也不好，尖酸刻薄。」

他的小鼻子歪了一下。我想去用手替他扭正過來。

一個大個子，戴着四角帽子，他是「滿洲國」的留學生，聽說話的口音，還是我的同鄉。

「聽說魯迅不是反對『滿洲國』的嗎？」那個日本教員，擡一擡肩膀，笑了一下：

「噫！」

過了幾天，日華學會開魯迅追悼會了。我們這一班中四十幾個人，去追悼魯迅先生的只有一位小姐，她回來的時候，全班的人嘲笑着她，她的臉紅了，打開門，用腳尖向前走着，走得越輕越慢，而那鞋跟就越響。她穿的衣裳顏色一點也不調配，有時是一件紅裙子綠上衣，有時是一件黃裙子紅上衣。

這就是我在東京所看到的這些個不調配的人，以及魯迅的死對他們激起怎樣不調配的反應。

一條鐵路底完成

一九二八年的故事，這故事，我講了好幾次。而每當我讀了一節關於學生運動記載的文章之後，我就想起那年在哈爾濱的學生運動，那時候我是一個女子中學裏的學生，是開始接近冬天的季節。我們是在二層樓上有着壁爐的課室裏面讀着英文課本。因為窗子是裝着雙重玻璃，起初使我們聽到的聲音是從那小小的通氣窗傳進來的。英文教員在寫着一個英文字，他回一回頭，他看一看我們，可是接着又寫下去，一個字終於沒有寫完，外邊的聲音就大了，玻璃窗子好像在雨天裏被雷聲在抖着似的那麼轟響。短板牆以外的石頭道上在呼哧着的，有那許多人，我從來沒有見過，使我想像到軍隊，又想像到馬羣，又想像到波浪，……總之對於這個我有點害怕。校門前跑着拿長棒的童子軍，而後他們衝進了教室，衝進了校長室，等我們全體走下樓梯的時候，我聽到校長室裏在鬧着。這件事情一點也不光榮，使我以後見到男學生們總帶着對不住或軟弱的心情。

「你不放你的學生出動嗎？……我們就是鋼鐵，我們就是溶爐……」跟着就聽到有木棒打在門扇上或是地板上，那亂糟糟的鞋底的響聲。這一切好像有一場大事件就等待着發生，於是有一種莊嚴而寬宏的情緒高漲在我們的血管裏。

「走！跟着走！」大概那是領袖，他的左邊的袖子上圍着一團白布，沒有戴帽子，從樓梯口向上望着，我看他們快要變成播音機了：「走！跟着走！」

而後又看到了女校長的發育的臉，她的眼和星子似的閃動在她的恐懼中。

「你們跟着去吧！要守秩序。」她好像被鷹類捉拿到的雞似的軟弱，她是被拖在兩個戴大帽子的童子軍的臂膀上。

我們四百多人在大操場上排着隊的時候，那些男同學們還滿院子跑着，搜索着，好像對於小偷那種形式，侮辱！侮辱！他們竟搜索到廁所。

女校長那昏蛋，剛一脫離了童子軍的臂膀，他又恢復了那假裝着女皇的架子。

「你們跟他們去，要守秩序，不能破格……不能和那些男學生們那麼沒有教養，那麼野蠻……」而後她擡起一隻袖子來：「你們知道你們是女學生嗎？記得住嗎？是女學

生。」

在男學生們的面前，她又說了這樣的話，可是一走出校門來不遠，連對這侮辱的憤怒都忘記了。向着喇嘛台，向着火車站。小學校，中學校，大學校。幾千人的行列……那時候我覺得我是在這幾千人之中，我的腳步我覺得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東西，已經都變成了嚴肅的東西，無論馬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經落了葉子的街樹。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喊聲中了。

走向火車站必得經過日本領事館。我們正向着那座紅樓咆哮着的時候，一個穿和服的女人打開走廊的門扇而出現在閃爍的陽光裏。於是那「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大叫改爲「就打倒你！」，她立刻就記身子抽回去了。那麼紅樓完全停在寂靜中，只是樓頂上的太陽旗被風在折合着。走在石頭道街又碰到一個日本女子，她背上背着一個小孩，腰間束了一條小白圍裙，圍裙上還帶着花邊，手中還提着一棵大白菜。我們又照樣做了；不說「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說「就打倒你！」，因爲她是走在馬路的旁邊，我們就用手指着她而喊着，另一方面我們又用自己光榮的情緒去體會她狼狽的樣子。

第一天叫做「遊行」，「請願」道裏和南崗去了這兩部分市區，這市區有點像里昂，住民多是外國人。

長官公署，教育廳都去過了，只是「官們」出來拍手擊掌的演了一篇戲，結果還是：「回學校去上課罷！」

日本裏完成吉敦路這回事體，究竟「官們」沒有提到。

在貴谷裏，大隊分散在這對公署的門前，在那個孤立着的灰色的建築物前面，裝設着一個大圓的類似噴水池的東西。有一些同學就坐在那邊沿上，一直坐到墨子們在那邊築物的頂上閃亮了，那個「道尹」究竟還沒有出來，只看見衛兵們在台階上，在我們的四圍掛着短槍來回的在戒備着。而我們則流着鼻涕，全身打着抖在等候着。倒底出來了一個姨太太，那聲音我們一些些也聽不見。男同學們躁着腳，並且叫着，在我聽來已經有點野蠻了：

「不要她……去……去……只有官僚才要她……」

接着又換了個太太（誰知道是什麼，反正是個老一點的）不甚胖，有點短。至於

說些什麼，恐怕也只有她自己的圓肚子才能够聽到。這還不算什麼慘事，我一回頭看見了有幾個女同學尿了褲子的（因爲一整天沒有遇到廁所的原故）。

第二天沒有男同學們來攬，是自動出發的，在南崗下許公路的大空場子上開的臨時會議，這一天不是「遊行」，不是「請願」而要「示威」了，腳踏車又在空場四周繞行着，學生聯合會的主席是個很大的腦袋的人，他沒有戴帽子，只戴了一架眼鏡，那天是個落着清雪的天氣，他的頭髮在雪花裏邊飛着，他說的話使我很佩服，因爲我從來沒有聽得日本還與我們有這樣大的關係，他說日本若完成了吉敦路就可以向東三省進兵，他又說又經過高麗又經過什麼……並且又聽他說進兵進得那樣快，也不是二十幾小時！就可以把多少大兵向我們的東三省開來，就可以滅我們的東三省。我覺得他真有學問，由於崇敬的關係，我覺得這學聯主席與我隔得好像大海那麼遠。

組織宣傳隊的時候，我站過去，我說我願意宣傳。別人都是被推舉的，而我是自告奮勇的。於是我就站在雪花裏開始讀着我已經得到的傳單。而後有人發給我一張小旗，過一會又有人來在我的胳膊上用扣針給我針上一條白布，那上面還卡着紅色的印章，宛

竟那紅印章是什麼字，我也沒有看出來。

大隊開到差不多是許公路的最終極，一轉彎到一個橫街裏去，那就是濱江縣的管界。因為這界限內住的純粹是中國人，和上海的華界差不多。宣傳隊走在大隊的中間，我們前面的人已經站住了，並且那條橫街口上站着不少的警察，學聯代表們在大隊的旁邊跑來跑去。昨天晚上他們就說：「衝！衝！」我想這回就真的到了衝的時候了吧？

學聯會的主席從我們的旁邊經過，他手裏提着一個銀白色的大喇叭筒，他的嘴接到喇叭筒的嘴上，發出來的聲音好像牛鳴似的：

「諸位同學！我們是不是有血的動物！我們願不願意我們的老百姓來給日本帝國主義做奴才……」而後他跳着，因為激動，他把喇叭筒像是在向着天空。「我們有決心沒有？我們怕不怕死！」

「不怕！」雖然我和別人一樣的嚷着不怕，但我對這新的一刻工夫就要來到的感覺好像一棵嫩芽似的握在我的手中。

那喇叭筒的聲音到隊尾去了，雖然已經遙遠了，但還足夠來震動我的心臟。我低下

頭去看着我自己的被踏污了的鞋尖，我看着我身旁的那條陰溝，我整理着我的帽子，我摹摹那帽頂的毛球。沒有束圍巾，也沒有穿外套。對於這個給我生了一種僥幸的心情！

「衝的時候，這樣帽便不是可以飛上去嗎？」昨天計劃今天是要「衝」的，但不知爲什麼，我總覺得我有點特別聰明。

大喇叭筒跑到前面去時，我就閃閃了那冒着白色泡沫的陰溝，我知道「衝」的時候就到了。

我只感動我的心臟在受着擁擠，好像我的腳跟並沒有離開地面而自然它就會移動似的，我的耳邊鬧着許多種聲音，那聲音並不大，也不遠，也不響亮，可覺得沉重，帶來了壓力，好像皮球被穿了一個小洞絲絲的在透着氣似的，我對我自己毫沒有把握。

「有決心沒有？」

「有決心！」

「怕死不怕死？」

「不怕死。」

這還沒有反覆完，我們就退下來了。因為是聽到了槍聲，起初是一兩聲，而後是掃連着。大隊已經完全潰亂下來，只一秒鐘，我們旁邊那陰溝裏，好像豬似的浮遊着一些人。女同學被擠進去的最多，男同學在往岸上提着她們，被提的她們滿身帶着泡沫和氣味，她們那發瘋的樣子很可笑，用那掛着白沫和糟粕的戴着手套的手搔着頭髮，還有的和已經癡癩的人似的，她在人羣中不停的跑着；那被她擦過的人們，他們的衣服上就印着各種不同的花印。

大隊又從新收拾起來，又發着號令，可是槍聲又響了，對於槍聲，人們像是看到了火花似的那麼熱烈。至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日本完成吉敦路」這事情的本身已經被人們忘記了，唯一所要打倒的就是濱江縣政府，到後來連縣政府也忘記了，只「打倒警察，打倒警察……」。這一場鬪爭到後來我覺得比一開頭還有趣味，在那時，「日本帝國主義」，我相信我絕對沒有見過，但是警察我是見過的，於是我就嚷着！

「打倒警察，打倒警察！」

我手中的傳單，我都順着風讓它們飄走了，只帶着一張小白旗和自己的喉嚨從那響

散下來的人縫中穿過去。

那天受輕傷的共有二十幾個。我所看到的只是從他們的身上流下來的血還凝結在石頭道上。

滿街開起電燈的夜晚，我在馬車和貨車的輪聲裏追着我們本校回去的隊伍，但沒有趕上，我就拿着那捲起來地小旗走在行人道上，我的影子混雜着別人的影子一起出現在商店的玻璃窗上。我每走一步，我看到了玻璃窗裏我帽頂的毛球也在顫動一下。

男同學們借借從我的身邊經過，我聽到他們關於受傷的議論和救急車。

第二天的報紙上印着那些受傷的同學們的照片，好像現在的報紙上騎的傷兵一樣，以後，那條鐵路到底完成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漢口

牙粉醫病法

池田的袍子非常可笑，那麼厚，那麼圓，那麼胖，而後又穿了一件單的短外套，那外套是工作服的樣式，而且比袍子更寬，她說：

「這多麼奇怪！」

我說：「這還不算奇怪，最奇怪的是你再穿了那件灰布的棉外套，街上的人看了不知要說你是做什麼的，看袍子像太太小姐，看外套像軍人。」因為那棉外套是她借來的，是軍用的衣服。她又穿了中國的長棉褲，又穿了中國的軟底鞋，因為她是日本人，穿了道地的中國衣裳，是有點可笑。

「那就說你是從前線上退下來的好啦！並且說受了點傷，現在還沒有完全好，所以穿了這樣寬的衣裳。」

她笑了：「是的，是……就說日本兵在這邊用刺刀刺了一個洞……」

她假裝用刺刀在手腕上刺了一個洞的樣子。

「刺了一個洞，又怎樣呢？」我問。

「刺了一個洞而後一吹，就把人吹胖啦。」她又說：「中國老百姓，一定相信，因為一切壞事，一切奇怪的事日本人都做得出來。」

就像小孩子說的怪話一樣，她自己也笑，我也笑。她笑得連杯子都舉不起來的樣子，我和她是在吃茶。

「你覺得奇怪嗎？這是沒有的事嗎？我的弟弟就被吹過……」

她一聽我這話，笑得用了手巾揩着眼睛：

「怎麼！怎麼！」

「真的，真被吹過……」我這故事不能開展下去，她在不住的笑，笑得咳嗽起來。

「你聽我告訴你，那是在肚子上，可不是像你說的在手上……用一個一寸指長，一分粗的玻璃管，這玻璃管就從肚臍下邊一寸的地方刺進去。玻璃管連着一條好幾尺長的膠皮管，膠皮管的另一頭有一個茶杯一般大的漏斗，從那個漏斗吹進一壺冷水去，後來

死啦。」

「被吹死啦……」很不容易抑止的大笑，她又開始了。

其實是從漏斗把冷水灌進去的，因為肚子漸漸的大起來，看去好像是被氣吹起來的一樣。

我費了很大工夫給她解說：「我的弟弟患的是黑死病，並且全個縣城都在死亡的恐怖中。那是一種特別治法，在醫學上這種灌水法並不存在。」我又告訴她，我寫「生死場」的時候把這段寫上時，魯迅先生看了都莫明其妙，魯迅先生是研究過醫學的。他說：

「在醫學上可沒有這樣治療法。」

既然這樣說，我就更奇怪了，魯迅先生研究過醫學是真的，我的弟弟被冷水灌死了也是真的。

我又告訴池田，說那醫生是天主教堂的醫生，是英國人。

「你覺得外國人可靠的，那不對，中國真是殖民地，他們跑到中國來試驗來啦，你

想肚子灌冷水，那怎麼可以？帝國主義除了槍刀之外，他們還作老百姓看不見的……他們把中國人就看成他們試驗室裏的動物一樣。三百個人通通用一樣方法治療，其中死了一百五，活了一百五，或是活了一百死了二百，又或者通通死掉啦！這個他們不管，他們把中國人看成動物一樣，……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隨便試驗是不成的呀！」

我想：這也許吧！我的弟弟或者就是被試驗死的。她的話，相信是相信了，因為她不懂得醫學，所以我相信得並不十分確切。

「我告訴過你，我的父親是軍醫，他到滿洲去的時候，關於他在中國治病，寫了很多日記，上邊有德文，我在學德文時，我就拿他的日記看，上面寫着關於黑死病，到滿洲去試試看，用各種的藥，用各種的方法試試看。」

「你想！這不是真的嗎？還有啊！我父親的朋友，每天到我們家來打麻將，他說：到中國去治病很不費事，因為中國人有很多的他們還沒有吃過藥，所以吃一點藥無論什麼病都治，給他們一點牙粉吃，頭痛也好啦，肚子痛也好啦……」

這真是奇事，我從未聽說過，怎麼我們中國人是常常吃牙粉的嗎？

又從吃牙粉談到吃人肉，日本兵殺死老百姓或士兵，用火烤着吃了的故事，報紙上常常看見。這個我也相信。池田說「日本兵吃女人的肉是可能，他們把中國女人破壞之後，用刺刀殺死，一看女人的肉很白，很漂亮，用刺刀切下一塊來，一定是幾個人開玩笑，用火烤着吃一吃，因為他們今天活着，明天活不活着他們不知道，將來什麼時候回家也不知道，是一種變態心理……老百姓大概是他們不吃，那很髒的，皮膚也是黑的……而且每天要殺死很多……」

關於日本兵吃人肉的事情，我也相信了。就像中國人相信外國醫生比中國醫生好一樣。

池田是生在帝國主義的家庭裏，所以她懂得他們比我們懂得的更多。我們一走出那個吃茶店，玻璃窗子前面坐着的兩個小孩，正在唱着：「殺掉鬼子們的頭……」其實鬼子真正厲害的地方他們還不知道呢！

滑竿

黃河邊上的驢子，垂着頭的，細腿的，穿着自己的破亂的毛皮的，牠們劃着無邊蒼老的曠野，如同枯樹根又在人間活動了起來。

牠們的眼睛永遠爲了遮天的沙土而垂着淚，鼻子的響聲永遠攪在黃色的大風裏，那沙沙的足音，只有在黃昏以後，一切都停息了的時候才能聽到。

而四川的轎夫，同樣會發出那沙沙的足音。下坡路，他們的腿，輕捷得連他們自己也不能够止住，蹣跚地他們控制了這狹小的山路，他們的血液驕傲的跳動着，好像他們停止了呼吸，只聽到草鞋觸着石級的聲音。在山澗中，在流泉中，在煙霧中，在悽慘的飛着細雨的斜坡上，他們喊着：左手！

迎面走來的，擔着草鞋的擔子，背着青菜的孩子，牽着一條黃牛的老頭，趕着三個小豬的女人，他們也都爲着這下山的轎子讓開路。因爲他們走得快，就像流泉一樣的，

一刻也不能夠止息。

一到拔坡的時候，他們的腳步聲便不響了，迎面遇到來人的時候，他們喊着左手或右手的聲音只有粗噎，而一點也不強烈，因為他們開始喘息，他們的肺葉開始擴張，發出來好像風扇在他們的胸膛裏煽起來的聲音，那破片做的衣裳在吱吱響的轎子下面，有秩序的向左或向右的擺動。汗珠在頭髮梢上靜靜的站着，他們走得當心而出奇的慢，而轎子仍舊像要破碎了似的叫。像是迎着大風向前走，像是海船臨靠岸時遇到了潮頭一樣困難。

他們並不是巨象，卻發出來巨象呼喘似的聲音。

早晨他們吃了一盤四個大銅板一盤的麵，晚上再吃一碗，一天八個大銅板。甚或有一天不吃什麼的，只要抽一點鴉片就可以。所以瘦弱蒼白，有的像化石人似的，還有點透明。若讓他們自己支持着自己都有點奇怪，他們隨時要倒下來的樣子。

可是來往上下山的人，卻擔在他們的肩上。

有一次我偶爾和他們談起做爆竹的方法來，其中的一個轎夫，不但曉得做爆竹的方

法，還曉得做槍藥的方法，他說用破軍衣，破棉花，破軍帽，再加上火硝、硫磺就可以做槍藥。他還怕我不明白槍藥。他又說：

「那就是做子彈。」

我就問他：

「你怎麼曉得做子彈？」

他說他打過賀龍，在湖南。

「你那時候是當官嗎？當兵嗎？」

他說他當兵，還當過班長。打了兩年。後來他問我：

「你曉得共匪嗎？打賀龍就是打共匪。」

「我聽說。」接着我問他：「你知道現在的共匪已經編了八路軍嗎？」

「呵！這我還不知道。」

「也是打日本。」

「對呀！國家到了危難的時候，還自己打什麼呢？一齊槍口對外。」他想了一下的

樣子：「也是歸蔣委員長領導嗎？」

「是的。」

這時候，前邊的那個轎夫一聲不響。轎杆在肩上，一會兒換換左手，一會又換換右手。

後邊的就接連着發了議論：

「小日本不可怕，就怕心不齊。中國人心齊，他就治不了。前幾天飛機來炸，炸在朝天門。那好做啥子呀！飛機炸就佔了中國？我們可不能講和，講和就白亡了國。日本人壞呀！日本人狠哪！報紙上去年沒少畫他們殺中國人的圖。我們中國人抓住他們的俘虜，一律優待。可是說日本人也不都壞，說是不當兵不行，抓上船去就載到中國來……」

「是的……老百姓也和中國老百姓一樣好。就是日本軍閥壞……」我回答他。

就快走上高坡了，一過了前邊的石板橋，隔着這一個山頭又看到另外的一個山頭。雲煙從那個山頭慢慢的沉落下來，沉落到山腰了，仍舊往下沉落，一道深灰色的，一道淺灰色的，太細的遊絲似的纏着山腰。我的轎子要繞過那個有雲煙的尖頂的山。兩個轎

夫都開始吃力了。我能够聽得見的，是後邊的這一個，喘息的聲音又開始了。我一聽到他的聲音，就想起海上在呼喘着的帶着的蛤蟆。因為他的聲音就帶着起伏，擴張，呼煽的感覺。他們腳下刷刷的聲音，這時候沒有了。伴着呼喘的是轎杆的竹子的鳴叫。坐在轎子上的人，隨着他們沉重的脚步的起伏在一升一落的。在那麼多的石級上，若有一個石級不留心踏滑了，連人帶轎子要一齊滾下山澗去。

因為山上的路只有二尺多寬，遇到迎面而來的轎子，往往是彼此摩擦着走過。假若摩擦得利害一點，誰若靠着山澗的一面，誰就要滾下山澗去。山峯在前邊那麼高，高得插進雲霄去似的，山壁有的地方掛着一條小小的流泉，這流泉從山頂上一直掛到深澗中。再從澗底流到另一面天地去，就是說，從山的這面又流到山的那面去了。同時流泉們發着唧鈴鈴的聲音。山風陰森的浸蝕着人的皮膚。這時候，真有點害怕，可是轉頭一看，在山澗的邊上都掛着人，在亂草中，耙子的聲音刷刷地響着。原來是女人和小孩子們在收集着野柴。

後邊的轎夫說：

「共匪編成了八路軍，這我還不知道。整天忙生活……連報紙也不常看（他說過他在軍隊常看報紙）……整天忙生活對於國家就疎忽了……」

正是拔坡的時候，他的話和轎杆的聲響攪在了一起。

對於滑竿，我想他備的肩膀，本來是肩不起的，但也肩起了。本來不應該擔在他們的肩上的，但他們也擔起了。而在擔不起時，他們就抽起大煙來擔。所以我總以為擔着我的不是兩個人，而像輕飄飄的兩盞煙燈。在重慶的交通運轉卻是掌握在他們的肩膀上的，就如黃河北的驢子，垂着頭的，細腿的，使馬看不起的驢子，也轉運着國家的軍糧。

林小二

在一個有太陽的日子，我的窗前有一個小孩在彎着腰大聲的喘着氣。

我是在房後站着，隨便看着地上的野草，在曬太陽。山上的晴天是難得的，爲着使屋子也得到乾燥的空氣，所以門是開着。接着就聽到或者是草把，或者是刷子，或者是一支有彈性的尾巴，沙沙的在地上拍着，越聽那拍的聲音越真切，就像已經在我的房間的地板上拍着一樣。我從後窗子再經過開着的門隔着屋子看過去，看到了一個小孩手裏拿着掃帚在彎着腰大聲的喘着氣。

而他正用掃帚去掃在我的門前土坪上，那不像是掃，而是用掃帚尖在拍打。

我心裏想，這是什麼事情呢？保育院的小朋友們從來不到這邊做這樣的事情。我想去問一問，我心裏起着一種親切的情感對那孩子。剛要開口又感到特別生疏了，因爲我們住的根本不接近，而且彷彿很遠，他們很少時候走來的，我和他們的生疏是一向住

疏下來的，雖然每天聽着他們升旗降旗的歌聲，或是看着他們放在空中的風箏。

那孩子在小房的長廊上掃了很久很久，我站在離他遠一點的地方看着他，他比那掃地的掃帚高不了多少，所以是用兩隻手抱着掃帚，他的掃帚尖所觸過的地方，想要有一個黑點留下也不可能，他是一邊掃一邊玩，我看他把一小塊黏在水門汀走廊上的泥土，用鞋底擦着，沒有擦起來，又用手指甲揪着，等揪掉了那塊泥土，又掄起掃帚來好像掄着鞭子一樣的把那塊掉的泥土抽了一頓，同時嘴裏還唸叨了些什麼。走廊上靠着一張竹牀，他把竹牀的後邊掃了。完了他又去移動那隻水桶，把小臉孔都累紅了。

這時，院裏的一位先生到這邊來，當她一走下那高坡，她就用一種響而愉快的響管呼喚着他：

「林小二！……林小二！……在這裏做什麼？……」

這孩子的名字叫林小二。

「呵！就是那個……林小二嗎？」

那位衣襟上掛着圓牌子的先生說：

「是的……他是我們院裏的小名人，外賓來訪也訪問他。他是流浪兒，在漢口流浪了幾年的。是退卻之前才從漢口帶出來的。他從前是個小叫化，到院裏來就都改了，比別的小朋友更好。」

接着她就問他：「誰叫你來掃的呀？那個叫你掃地？」

那孩子沒有回答，搖搖頭。我也隨着走到他旁邊去。

「你幾歲，小朋友？」

他也不回答我，他笑了，一排小牙齒露了出來。那位先生代說他是十一歲了。

關於林小二，是在不久之前我才聽說的。他是漢口的街頭的小叫化，已經兩三年，就是小叫化了，他不知道父親母親是誰，他不知道他姓什麼，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名字是從那裏來的。他沒有名，沒有姓，沒有父親母親。林小二，就是林小二。人家問：「你姓什麼？」他搖搖頭，人家問：「你就是林小二嗎？」他點點頭。

從漢口剛來到重慶時，這些小朋友們住在重慶，林小二在夜裏把所有自來水龍頭都放開了，樓上樓下都溼了……。又有一次，自來水龍頭不知誰偷着打開的，林小二走到

樓上，看見了，便安安靜靜的，一個一個關起來。而後，到先生那兒去報告。說這次不是他開的了。

現在林小二在房頭上站着，高高的土邱在他的旁邊，他彎下腰去，一棵一棵的拾着地上的黃土塊，那些土塊是院裏的別的一些小朋友玩着拋下來的，而他一塊一塊的從房子的臨近拾開去。一邊拾着，他的嘴裏一邊唸叨着什麼似的自己在說着話，他帶着非常安閑而寂寞的樣子。

我站在很遠的地方看着他，他拾完了之後就停在我的後窗子的外邊，像一個大人似的在看風景。那山上隔着很遠很遠的偶爾長着一棵樹，那山上的房屋，要努力去尋找才能夠看見一個，因為綠色的菜田過於不整齊的緣故，大塊小塊割據着山坡，所以山坡上的人家像大塊的石頭們不容易被人注意而混擾在石頭之間了。山下則是一片水田，水田明亮得和鏡子似的，假若有人掉在田裏，就像不會游泳的人沉在游泳池裏一樣，在感覺上那水田簡直和小湖一樣了。田上看不見收拾苗草的農人，落雨的黃昏和起霧的早晨水田通通是自己隱在山邊上，一切是寂靜的，晴天和陰天都是一樣的寂靜。只有山下那條

發白的公路，每隔幾分鐘，就要有大汽車從那上面跑過，車子從看得見的地方一跑來，就帶着轟轟的響聲，有時竟以爲是飛機從頭上飛過，山中和平原不同，震動的響聲特別大，車子就跑在山的中夾縫中。若遇着成串的運着軍用品的大汽車，就把左近的所有的山都震鳴了，而保育院裏的小朋友們常常聽着他們的歡呼，他們叫着，而數着車子的數目，十輛二十輛常常經過，都是黃昏以後的時候。林小二彷彿也可以完全辨認出這些感覺似的在那兒努力的辨認着。林小二若伸出兩手來，他的左手將指出這條公路重慶的終點。而右手就要指出到成都去的方向罷。但是林小二只把眼睛看到牆根上，或是小土坡上，他很寂寞的自己在玩着，嘴裏仍舊唸叨着什麼似的自己在說話，他的小天地，就是他周遭一丈遠，彷彿他向來不想走上那公路的樣子。

他發現了有人在遠處看着他，他就跑了。很害羞的樣子跑掉的。

我又看見他，就是第二次看見他，是一個雨天，一個比他高的小朋友，從石階上一蹬一蹬的把他抱下來。這小叫化子有了朋友了，接受了愛護了。他是怎樣一定會長得健壯而明朗的呀……他一定的，我想起班台來夫的「錶」。

放 火 者

從五月一號那天起，重慶就動了，在這個月份裏，我們要紀念好幾個日子，所以街上有多少人在遊行，他們還準備着在夜裏火炬遊行。街上的人帶着民族的信心成行的大隊的沉靜的走着。

五三的中午日本飛機二十六架飛到重慶的上空，在人口最稠密的街道上投下燃燒彈和炸彈，那一天就有三條街起了帶着硫磺氣的火焰。

五四的那天，日本飛機又帶了多量的炸彈，投到他們上次沒完全毀掉的街上和上次沒可能毀掉的街道上。

大火的十天以後，那些斷牆之下，瓦礫堆中仍冒着煙。人們走在街上用手帕掩着鼻子或者掛着口罩。因為有一種奇怪的氣味滿街散佈着。那怪味並不十分濃厚，但隨時都覺得是吸得到。似乎每人都用過於細緻的嗅覺存心嗅到那說不出的氣味似的，就在十天

斷牆筆直的站着，在一羣瓦礫當中，只有它那麼高而又那麼完整。設法拆掉它，拉倒它，但它站得非常堅強。段牌坊巍站着這斷牆，很遠就可以聽到幾十人在喊，好像拉着帆船的牽繩，又像擡着重物。

「唉呀……喔呵……唉呀……喔呵……」

走近了看到那裏站着一隊兵士，穿着綠色的衣裳，腰間掛着他們喝水的瓷杯，他們相同出發到前線上去差不多。但他們手裏挽着繩子的另一端繫在離他們很遠的單獨的五六丈高站着不動的那斷牆上。他們喊着口號一齊拉它不倒，連歪斜也不歪斜，它堅強的站着。步行的人停下了，車子走慢了，走過去的人回頭了，用一種堅強的眼光，人們看住了它。

被那聲音招引着，我也回過頭去看它，可是它不倒，連動也不動。我就看到了這大瓦場的近邊，那高坡上仍舊站着被烤乾了的小樹。有誰能夠認得出那是什麼樹，完全脫掉了葉子，並且變了顏色，好像是用顏色的石雕成的。靠着小樹那一排房子窗上的玻璃

掉了，只有三五塊碎片，在夕陽中閃着金光，走廊的門開着，一切可以看得見，門帘扯掉了，牆上的鏡框在斜垂着。顯然的在不久之前，他們是在這兒好好地生活着，那牆壁日曆上還露着四號的「四」字。

街道是啞默的，一切店舖關了門，在黑色的門扇上貼着白貼或紅貼，上面寫着退房或搬家。路的兩旁偶爾張着藤棚或布棚，裏面坐着蒼白着臉色的恐嚇的人，用水盆子，當時在洗刷着弄髒了的膠皮鞋，汗背心……毛巾之類，這東西是從火中搶救出來的。

被炸過了的街道，飛塵捲了白沫掃着稀少的行人，行人掛着口罩，或用帕子掩着鼻子。街是啞然的，許多人生存的街毀掉了，生活秩序被破壞了，飯館關起了門。

大瓦礫場一個接着一個，前邊又是一羣人在拉着斷牆，這使人看上去就要低了頭。無論你心胸怎樣寬大，但你的心不能不跳，因為那擺在你面前的是荒涼的，是橫遭不測的，千百個母親和小孩子是吼叫着的，哭號着的，他們嫩弱的生命在火裏邊掙扎着，生命和火在鬪爭。但最後生命給謀殺了。那曾經狂喊過的母親的嘴，曾經亂舞過的父親的胳膊，曾經發瘋對着火的祖母的眼睛，曾經依然偎在媽媽懷裏吃乳的嬰兒，這些

最後都被火給殺死了。孩子和母親，祖父和孫兒，貓和狗，都同他們涼台上的花盆一道倒在火裏了。這倒下來的全家，他們沒有一個是戰鬪員。

白洋鐵壺成串的仍在那燒了一半的房子裏掛着，顯然是一家洋鐵製器店被毀了。洋鐵店的後邊，單獨的三樓三底的房子站着，它兩邊都倒下去了，只有它還歪歪裂裂的支撐着，樓梯分做好幾段自己躺下去了，橫睡在樓腳上。窗子整張的沒有了，門扇也看不見了，牆壁穿着大洞，相同被打破了腹部的人那樣可怕的奇怪的站着。但那擺在二樓的木牀，仍舊擺着，白色的牀單還隨着風飄着那隻巾角，就在這二十個方丈大的火場上同時也有繩子在拉着一道斷牆。

就在這火場的氣味還沒有停息，瓦礫還會揚手的時候，坐着飛機放火的日本人又要來了，這一天是五月十二號。

警報的笛子到處叫起，不論大街或深巷，不論聽得到的聽不到的，不論加以防備的或是沒有知覺的都捲在這聲浪裏了。

那拉不倒的斷牆也放手了，前一刻在街上走着的那一些行人，現在狂亂了，發瘋

了，開始跑了，開始喘着，還有拉着孩子的，還有拉着女人的，還有臉色變白的。街上像來了狂風一樣，塵土都被這驚慌的羣帶着聲響捲起來了，沿街響着關窗和鎖門的聲音，街上什麼也看不到，只看到跑，我想瘋狂的日本法西斯劊子手們若看見這一刻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滿足的吧，他們是何等可以驕傲呵，他們可以看見……

十幾分鐘之後，都安定下來了，該進防空洞的進去了，躲在牆根下的躲穩了。第二次警報（緊急警報）發了。

聽得到一點聲音，而越聽越大。我就坐在公園石階鐵獅子附近，這鐵獅子旁邊坐着好幾個老頭，大概他們沒有氣力擠進防空洞去，而又跑也跑不遠的緣故。

飛機的響聲大起來，就有一個老頭招呼着我。

「這邊……到鐵獅子下邊來……」這話他並沒有說，我想他是這個意思，因為他向我招手。

爲了呼應他的親切我去了，蹲在他的旁邊。後邊高坡上的樹，那樹葉遮着頭頂的天空，致使想看飛機不大方便，但在樹葉的空間看到飛機了，六架，六架。飛來飛去的纏

是六架，不知道爲什麼高射砲也不發，也不投彈。

穿藍布衣裳的老頭問我：「看見了嗎？幾架。」

我說：「六架。」

「向我們這邊飛……」

「不，離我們很遠。」

我說瞎話，我知道他很害怕，因爲他剛說過了：「我們坐在這兒的都是善人，看面色沒有做過惡事，我們良心都是正的……死不了的。」

大批的飛機在頭上過了，那裏三架三架的集着小堆，這些小堆在空中橫排着，飛得不算頂高，一共四十幾架。高射砲一串一串的發着，紅色和黃色的火球像一條長繩似的扯在公園的上空。

那老頭向着另外的人又向我說：

「看面色，我們都是沒有做過惡的人，不帶惡像，我們不會死……」

說着他就伏在地上了。他看不見飛機，他說他老了。大概他只能看見高射砲的連串

的火球。

飛機像是低飛了似的，那聲音沉重了，壓下來了。守衛的憲兵喊了一聲口令：「臥倒。」他自己也就掛着槍伏在水池子旁邊了。四邊火光起來，有沉重的爆擊聲，人們看見半天是紅光。

公園在這一天並沒有落彈。在兩個鐘頭之後，我們離開公園的鐵獅子，那個老頑悲慘的向我點頭，而且和我說了很多話。

下一次，五月二十五號那天，中央公園便被炸了。水池子旁邊連鐵獅子都被炸碎了，在彈花飛濺時，那是混着人的肢體，人的血，人的腦漿。這小小的公園，死了多少人？我不願說出它的數目來，但我必須說出他的數目來：死傷×××人，而重慶在這一天，有多少人從此不會聽見解除警報的聲音了……

長安寺

接引殿裏的佛前燈一排一排的每個頂着一棵小燈花懸在案子上。敲鐘的聲音一到接近黃昏的時候就稀少下來，並且漸漸地簡直一聲不響了。因為燒香拜佛的人都回家去吃着晚飯。

大雄寶殿裏，也同樣啞默默地，每個塑像都站在自己的地盤上憂鬱起來，因為黑暗開始罩在他們的臉上。長眉大仙，伏虎大仙，赤腳大仙，達摩，他們分不出那個是牽着虎的，那個是赤着腳的。他們通通安安靜靜地同叫着別的名字的許多塑像分站在大雄寶殿的兩壁。

只有大肚彌勒佛還在笑迷迷的看着打掃殿堂的人，打掃殿堂的人把小燈放在彌勒佛腳前的緣故。

厚沉沉的圓圓的蒲團，被打掃殿堂的人一個一個的拾起來，高高的把它們靠着牆堆

了起來。香火着在釋迦摩尼的腳前，就要息滅的樣子，昏昏暗暗地，若不去尋找，簡直看不見了似的，只不過香火的氣息繚繞在灰暗的微光裏。

接引殿前石橋下的池裏的小龜不再像日裏那樣把頭探在水面上。用胡芝麻磨着香油的小石磨也停止了動轉。磨香油的人也在收拾着傢具。廟前喝茶的都戴起了帽子，打算回家去。沖茶的紅臉的那個老頭，在小桌上自己吃着一盤素麵，大概那就是他的晚餐了。

過年的時候，這廟就更溫暖而熱氣騰和的了，燒香拜佛的人東看看，西望望。用着他們特有的幽閑，摸一摸石橋的欄杆的花紋，而後研究着而想多發現幾個橋下的烏龜。有一個老太婆背着一個黃口袋，在右邊的跨骨上，那口袋上寫着「進香」兩個黑字，她已經跨出了當門的殿堂的後門，她又急急忙忙的從那後門轉回去。我很奇怪的看着她，以為她掉了東西。大家想想看吧！她一翻身就跪下，迎着殿堂的後門向前磕了一個頭。看她的年歲，有六十多歲，但那磕頭的動作，來得非常靈活，我看她走在石橋上也照樣物精神，莊嚴。爲着過年才做起來的新轎子帽，閃亮的向着接引殿去朝拜了。佛前鐘在

一個老和尚手裏拿着的鐘鐺叮噠噠的響了三聲，那老太婆就跪在蒲團上安祥的磕了三個頭。這次磕頭卻並不像方才在前面殿堂的後門磕得那樣熱情而慌張。我想了半天才明白，方才，就是前一刻，一定是她覺得自己太疏忽了，怕是那尊面向着後門口的佛見她怪，而急急忙忙的請他恕罪的意思。

賣花生糖的肩上掛着一個小箱子，裏邊裝了三四樣糖，花生糖，炒米糖，還有胡桃糖。賣瓜子的提着一個長條的小竹籃，籃子的一頭是白瓜子，一頭是鹽花生。而這裏不大流行難民賣的一包一包的「瓜子大王」。青茶，素麵；不加裝飾的，一個銅板隨手抓過一撮來就放在嘴上磕的白瓜子，就已經十足了。所以在這廟裏吃茶的人，都覺別有風味。

耳朵聽的是梵鐘和誦經的聲音，眼睛看的是些幽閑而且自得的遊廟或燒香的人，鼻子所聞到的，不用說是檀香和別的香料的氣息。所以這種吃茶的地方確實使人喜歡。又可以吃茶，又可以觀風景看遊人。比起重慶的所有吃茶店家都好。尤其是那沖茶的紅臉的老頭，他總是高高興興的，走路時喜歡把身子向兩邊擺着，好像他故意把重心一會

能的那兩條小水龍也救不了這一場大火。那時，那些喝茶的將沒有着落了，假如他們不願意茶擺在瓦礫場上。

我頓然的感到悲哀。

一九三九，四月歐樂山。